

前漢書



食貨志第四下

前漢書二十四

凡貨金錢布帛之用夏殷以前其詳靡記云太公為周

立九府圜法李奇曰圜即錢也圜一寸而重九兩師古

府天府職內職金職幣皆掌之官故云九府圜謂均而通也黃金方寸而重一斤

錢圜函方孟康曰外圜輕重以銖為名錢則以銖為重

也布帛廣二尺二寸為幅長四丈為匹故貨寶於金利

於刀如淳曰名錢為刀流於泉如淳曰流布於布如淳

於民東於帛李奇曰太公退天行之於齊至管仲相桓

公通輕重之權曰歲有凶穰故穀有貴賤今有緩急故

物有輕重人君不理則畜賈游於市

積蓄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矣故萬乘之國必有萬金

之賈千乘之國必有千金之賈者利有所并也計本量

委則足矣李奇曰委積也然而民有饑餓者穀有所藏也師古

富人多藏穀故令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歛之以輕民

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李奇曰民輕之時為歛

凡輕重歛散之以時則準平使萬室之邑必有萬鍾之

藏藏緡千萬李奇曰緡者也鍾之藏藏緡百萬春以奉

耕夏以奉耘耒耜器械種饌糧食必取澹焉故大賈畜

家不得豪奪吾民矣桓公遂用區區之齊合諸侯顯伯

名其後百餘年周景王時患錢輕將更鑄大錢單穆公

曰不可師古曰單穆公周大夫單旗單音善古者天降災矣於是乎量資

幣權輕重以救民民患輕則為之作重幣以行之於是

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師古曰母重也其大倍故為

子也民患幣之輕而物貴為重幣以平之權時而行以

廢其輕故曰母權子猶言重無皆得其利也孟康曰重為

市八十錢物以母當五十子三十續之若不堪重則

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

利之應劭曰民患幣重則多作輕錢而行之亦不今王

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遺乎民若匱王用將有所

乏之將厚取於民民不給將有遠志是離民也師古曰

嘉靖八年刊

去其本居且絕民用以實王府猶塞川原為黃考也

而散亡也曰原謂水泉之本也黃考也竭亡日矣王其圖之弗聽

卒鑄大錢文曰寶貨肉好皆有周郭以勸農澹不足

曰肉錢形也百姓蒙利焉秦并天下幣為二等黃金以溢

為各上幣孟康曰二十兩為益也師古曰改周一斤之

百益此尚秦制也上幣者二等銅錢質如周錢臣瓚曰

之中黃金為上而錢為下也唯文異耳文曰半兩重如其文而珠玉龜貝銀錫之

屬為器飾寶臧不為幣然各隨時而輕重無常漢興以

為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莢錢師古曰如榆莢也黃金

一斤師古曰復周之而不軌逐利之民畜積餘贏以積

市物痛騰躍

李奇曰稽則帶也晉灼曰痛甚也言計市物賤豫益畜之物貴而出賣故使物甚騰

躍也師古曰不軌謂不循軌度者也言以其贏餘之財蓄積羣貨使物稽滯在已故市價甚騰貴今書本痛字

或作踊者誤耳踊騰一也不當重累言之米至石萬錢馬至匹百金天下已

平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稅租以困辱之師古曰

曰欲令務農孝惠高后時為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然市

井子孫亦不得為官吏孝文五年為錢益多而輕乃更

鑄四銖錢其文為半兩除盜鑄錢令使民放鑄師古曰恣其私

鑄賈誼諫曰法使天下公得顧租鑄銅錫為錢敢雜以

鉛鐵為宅巧者其罪黥師古曰顧租謂顧庸之直或租其本然鑄錢之情

非殺雜為巧則不可得贏師古曰殺謂亂雜也贏餘利也殺也言不雜鉛鐵則無利也殺

音而殺之甚微為利甚厚師古曰微謂精妙也言殺雜鉛鐵其術清妙而得利甚厚

故令人輕犯之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姦今令人細民姦不可止也

操造幣之執師古曰操持也人人皆得鑄錢也操音千高反各隱屏而鑄作因

欲禁其厚利微姦雖黥罪日報其執不止迺者民人抵

罪多者一縣百數及吏之所疑榜笞奔走者甚眾夫縣

法以誘民使入陷阱孰積於此師古曰阱穿地以陷獸也積多也阱音才性反

曩禁鑄錢死罪積下蘇林曰下報也積累下報論之也張晏曰死罪者多委積於下也師

古曰蘇說是也下音胡亞反後同令公鑄錢黥罪積下為法若此上何

賴焉又民用錢郡縣不同或用輕錢百加若干應劭曰時錢重

四銖法錢百枚當重一斤十六銖輕則以錢足之若干枚令滿平也師古曰若干且設數之言也干猶箇也謂

當如此箇數耳而胡廣云若順也干求也當順所求而與之矣

或用重錢則平稱有餘不能受也臣貴曰秦錢重而漢初鑄英錢文帝更鑄四銖錢秦錢與英錢皆當兩而故與四銖並行民以其見廢故用輕錢則百加若干月重錢雖以一當一猶復不受之是以郡縣不同也師古

日應說是也法錢不立師古曰法錢衣法之錢也吏急而壹之虐則

大為煩苛而力不能勝縱而弗呵虐則市肆異用錢文

大亂苟非其術何鄉而可哉師古曰鄉讀曰嚮今農事棄捐而

采銅者日蕃師古曰蕃多也音扶元反其下亦同釋其耒耨治鎔炊炭應

日鎔形容也作錢模也師古曰鎔音容姦錢日多五穀不為多師古曰言皆采銅鑄

錢廢其農業故五穀不多也為音善人休而為姦邪愿

民陷而之刑戮刑戮將甚不詳柰何而忽師古曰詳平也忽忽志也

順治六年刊

順治六年刊

順治六年刊

順治六年刊

國知患此吏議必曰禁之禁之不得其術其傷必大令  
禁鑄錢則錢必重重則其利深盜鑄如雲而起棄市之  
罪又不足以禁矣姦數不勝而法禁數潰同使之然也  
故銅布於天下其為禍博矣今博禍可除而七福可致  
也何為七福上收銅勿令布則民不鑄錢黥罪不積一  
矣偽錢不蕃民不相疑二矣采銅鑄作者反於耕田三  
矣銅畢歸於上上挾銅積日御輕重師古曰銅積謂多積銅也錢輕  
則日術斂之重則日術散之貨物必平四矣日作兵器  
日假賢臣多少有制用別賢賤五矣如淳曰古者以銅為兵秦銷鋒鏃鑄  
金人十日臨萬貨日調盈虛日收奇羨師古曰調平均也奇錢餘也羨

餅益也奇音居宜反羊人音七義反則官富實而末民困六矣師古曰謂工商之

也業既西農人敦本倉廩積實布帛有餘則招誘胡人多制吾棄財日與匈奴逐爭其民則敵必懷七矣師古曰

逐說故善為天下者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今久退

七福而行博禍臣誠傷之上不聽是時吳日諸侯即山

鑄錢富埒天子師古曰即也埒等也後卒叛迎鄧通大夫也日

鑄錢財過王者故吳鄧錢布天下武帝因文景之畜忿

胡粵之害即位數年嚴助朱買臣等招徠東甌事兩粵

江淮之間蕭然煩費矣唐蒙司馬相如始開西南夷鑿

山通道于餘里日廣巴蜀巴蜀之民罷焉彭吳穿穢貊

臺着八字判

朝鮮置滄海郡師古曰該吳人姓名也本皆則燕齊之

間靡然發動及王恢謀馬邑匈奴絕和親侵擾北邊兵

連而不解天下共其勞師古曰干戈日滋行者齎居者

送師古曰自適也音至奚反中外騷擾相奉百姓抗敵以

巧法師古曰抗詭也謂權性也巧法財賂衰耗而不澹

也師古曰耗減入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選舉陵夷廉恥

相冒師古曰冒蒙也武力進用法嚴令具興利之臣自此而始

遂取河南地築朔方時又通西南夷道作者數萬人千

里負擔餽饗師古曰餽字饋古餽十餘鍾致一石師古曰

功重散幣於邛棘應劭曰邛音灼曰棘音蒲賊及邛

因呂數攻吏發兵誅之悉巴蜀租賦不足以更之李奇

足用然更其事也韋昭曰更績也師古曰二說並非也

悉焉也更債也雖盡租賦不足償其功費也更音庚

延慕豪民田南夷入粟縣官而內受錢於都內服虔曰

東置滄海郡人徒之費師古曰疑讀曰又興

十餘萬人築衛朔方師古曰既築其轉漕甚速自山東

咸被其勞費數十百鉅萬府庫並虛通募民能入奴婢

得以終身復為郡增秩師古曰庶人入奴婢則復終身

嘉靖八年四月

武爵少者復終身受者得及入羊為郎始於此此後四

字衛青此歲十餘萬擊胡斬捕首虜之士受賜黃金

二十餘萬斤而漢軍士馬死者十餘萬兵甲轉漕之費

不與焉於是大司農陳臧錢經用賦稅既竭不足以奉

戰士言古曰陳謂列奏之經常也既盡也有司請令民

得買爵及贖禁錮免臧罪請置賞官名曰武功爵臣瓚曰茂

陵中書有武功爵一級曰造士二級曰閑與衛三級曰

良士四級曰元戎五級曰官首六級曰政戾庶長十一

級曰軍衛此武帝所制以寵軍功師古曰此下云級十

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今其引茂陵中書止於十一

級則計數不足與本文乖矣或者茂陵中書說之不盡也

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諸買武功爵官首者試補

吏先除千夫如五大夫師古曰五大

故每先選以為吏千夫者武功十一

得免役今則先除為吏比於五大夫

十八大庶長十九則關內侯武功爵

內侯亦其宜也或說七當作與茂

賣爵當級級稍增其價可例云級

餘萬金則一萬七千餘級又非也然

武爵官首試補吏先除言官首補吏

其有罪又減二等爵得至樂卿師古

至第師古曰顯軍功軍功多用超等六者

郎吏道雜而多端則官職耗廢師古

秋之義繩臣下取漢相張湯以峻文

見知之法生而廢格沮誹窮治之獄

用矣張晏曰吏見

夫舊二十等爵之

此以上始免後

等爵之第七也亦

也。劉歆曰秦爵

比之減一級入關

陵中書合矣予謂

十七萬比至三十

則誤行此萬字蓋

爵名當讀云買武

爵試但先除之

曰樂卿者武功爵

等也言買爵准得

封侯卿大夫小者

漢書八年刊



故漢官有所作廢格其明年佳

迹見師古曰而公卿尋端治之

數萬人吏益慘急而法令察當是時

學之士或至公卿大夫公孫弘以宰

為下先然而無益於俗稍務於功利

再出擊胡大克獲渾邪王率數萬衆

三萬兩迎之師古曰一既至受賞賜

費凡百餘鉅萬先是十餘歲河決灌

而緣河之郡隄塞河輒壞決費不可

省底柱之漕師古曰番穿汾河渠以

衛山江都王謀反

其黨與坐而死者

招尊方正賢良文

相布被食不重味

矣其明年驃騎仍

來降於是漢發車

及有功之士是歲

梁楚地固已數困

勝計其後番係欲

為漑田鄭當時為

渭漕回遠鑿漕直渠自長安至華陰

作者各數萬人歷二三期而功未就

數天子為伐胡故盛養馬馬之往來

卒掌者關中不足廼調旁近郡師古

降者數萬人皆得厚賞衣食仰給縣

乃損膳解乘輿出御者禁臧以澹

水災民多饑乏於是天子遣使虛部

不足又募豪富人相假貸尚不能相

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餘

萬口應劭曰秦始

而朔方亦穿漑渠

費亦各以鉅萬十

食長安者數萬匹

日調謂選發而胡

官縣官不給天子

之其明年山東被

國倉廩以振貧猶

救廼徙貧民於關

萬口應劭曰秦始

險不同今俗名新

嘉慶六年

富貴者為新衣食皆仰給於縣官數歲貸與產業使者

分部護冠善和望費以億計縣官大空而富商買或堵

財役貧晉書曰日堵也李詩曰廢居居邑虞

日居教於邑也如淳曰居賂物於邑中以待責也師古

日二說皆未盡也此言或有所廢置有所居善而居於

邑中以乘封君皆氏首仰給焉師古曰封君受封邑者

時射利也師古曰封君受封邑者主及列侯之屬也

氏首舊俯首也時公主列侯雖有國邑而無餘財其朝

夕所須皆俯首而取給於富商大賈後方以邑入償之

氏丁冶鑄鬻鹽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公家之急黎民重

困於是天子與公卿議更造錢幣以澹用而摧浮淫并

兼之徒是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自孝文更造

四銖錢至是歲四十餘年從建元以來用少縣官往往

即多銅山而鑄錢師古曰就多銅民亦盜鑄不可勝數

錢益多而輕臣瓚曰鑄錢者多物益少而貴如淳曰民

作餘物有司言曰古者皮幣諸侯以聘享金有三等黃

金為上白金為中赤金為下孟康曰白金銀也今半兩

錢法重四銖鄭氏曰其文為半而姦或盜摩錢質而取

鉛如淳曰錢一面有文一面幕幕為質民盜摩漫面而

錢漫面以取其屑更以鑄錢西京黃圖敘曰錢益輕薄

民摩錢取屑是也師古曰鉛音洽瓚說是也

而物貴則遠方用幣煩費不省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

績為皮幣師古曰績繡也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聘

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又造銀錫白金如淳曰雜鑄銀錫為

萬曆二十六年刊

白以為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白金

三品其一曰重八兩圜之其文龍名白撰直三千二曰

以重差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晉灼曰以半斤之重差為三品此重六兩則下

品重四兩也三曰復小橢之其文龜直三百師古曰橢圜而長也音佗果反

令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重如其文盜鑄諸金錢

罪皆死而吏民之犯者不可勝數於是以東郭咸陽孔

僅為大農丞師古曰二人也姓東郭名咸陽姓孔名僅僅音鉅刃反領鹽鐵事而

桑弘羊貴幸咸陽齊之大鬻鹽孔僅南陽大冶皆致產

累千金故鄭當時進言之弘羊洛陽賈人之子以心計

師古曰不用籌策年十三侍中故三人言利事析秋毫矣法既

益嚴吏多廢免兵革數動民多買復師古曰入財於官以取優復復音方

反日及五大夫千夫徵發之士益鮮師古曰鮮少也音先淺反於是除

千夫五大夫為吏不欲者出馬如淳曰千夫五大夫不欲為吏者令之出馬也

故吏皆適令伐棘上林作昆明池師古曰適讀曰適責罰也以其夫為姦

利其明年大將軍驃騎大出擊胡賞賜五十萬金軍馬

死者十餘萬匹轉漕車甲之費不與焉師古曰與讀曰預是時

財匱戰士頗不得祿矣有司言三銖錢輕輕錢易作姦

詐迺更請郡國鑄五銖錢周郭其質令不可得摩取鉛

孟康曰周師為郭文漫皆有大農上鹽鐵丞孔僅咸陽言師古曰奏上其言也

山海天地之臧宜屬少府陛下弗私以屬大農佐賦願

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鬻鹽官與牢盆

蘇林曰牢價直也今世人言顧

手牢如淳曰牢廩食也古者名廩曰牢盆鹽鬻

鹽盆也師古曰牢蘇說說是也鬻古賣字也

欲擅幹山海之貨以致富羨

師古曰幹謂主領也讀與管同

役利細民

其沮事之議不可勝聽敢私鑄鐵器鬻鹽者鈇左趾

師古

曰鈇足鈇也音徒計反

沒入其器物郡不出鐵者置小鐵官

鄧展曰鑄

故使屬在所縣使僅咸陽乘傳舉行天下鹽鐵

師古曰舉皆也

音天之下音行作官府

師古曰主鬻鑄及出納之處也除故鹽鐵家富

者為吏吏益多賈人矣商賈以幣之變多積貨逐利於

是公卿言郡國頗被災害貧民無產業者募徙廣饒之

地陛下損膳省用出禁錢以振元元寬貸而民不齊出

商賈滋眾貧者畜積無有皆仰

除官師古曰畜讀曰異時等軛車賈人之緡錢皆有差

未作貴貸賣居邑貯積諸物師古曰貫賒也貸假與

反及商以取利者雖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師古曰占

隱度其財物多少而為名簿送之於官也占音之瞻反緡錢二千而算一師古

計有二千錢諸作有租及鑄如淳曰以手力率緡錢四

千算一非吏比者三老北邊騎士軛車一算師古曰比

為吏之例非為三老非為北邊如淳曰商賈人有軛車二算

如淳曰商賈人有軛車又便多出一算重其賦船五丈

以上一算匿不自占

又便多出一算重其賦

又便多出一算重其賦

不悉成邊一歲沒入婚錢有能告者以其半界之賈人

有市籍及家屬皆無得名田師古曰一人有市籍則身及家內皆以便農

不得有敢犯令沒入田貨是時豪富皆爭匿財唯卜式

數求入財以助縣官天子廼超拜式為中郎賜爵左庶

長由十頃布告天下以風百姓初式不願為官上強拜

之稍遷至齊相語自在其傳孔僅使天下鑄作器三年

中至大司農列於九卿而桑弘羊為大司農中丞管諸

會計事稍稍置均輸以通貨物始令吏得入穀補官郎

至六百石師古曰吏更遷補高官郎自造白金五銖錢

後五歲而赦吏民之坐盜鑄金錢死者數萬人其不

發覺相殺者不可勝計赦自出者百餘萬人然不能半

自出天下大氏無慮皆鑄金錢矣師古曰氏讀曰抵也

無慮亦謂大率無小計慮耳犯法者衆吏不能盡誅於是遣博士褚

大徐偃等分行郡國舉并兼之徒守相為利者師古曰

相諸侯相而御史大夫張湯方嘗用事減宣杜周等為中丞

義縱尹齊王温舒等用急刻為九卿直指夏蘭之屬始

出而大農顏異誅矣蘇林曰顏蘭人姓名初異為濟南亭長以廉

直稍遷至九卿上與湯既造白鹿皮幣問異異曰今王

侯朝賀以倉璧直數千而其皮馬反四十萬本末不稱天子不說湯又與異有隙及人有告異以它議事下

湯治異異與客語客語初令下有不便者李奇曰異與客語道認令

初下有不便處異不應微反脣師古曰蓋非之湯奏當異九卿見令不

便不入言而腹非論死師古曰處斷而公卿大夫多諂諛取容天

法比師古曰比則例也而公卿大夫多諂諛取容天

于既下緡錢令而尊卜式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於是

告緡錢縱矣師古曰縱族也郡國鑄錢民多姦鑄師古曰謂

也如淳曰以赤銅為其郭也令一當五賦官用非赤

仄不得行師古曰充賦及給白金稍賤民弗實用縣官

以令禁之無益歲餘終廢不行是歲湯死而民不思其

後二歲赤仄錢賤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廢於是悉禁郡

國毋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錢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

錢不得行諸郡國前所鑄錢皆廢銷之輸入其銅三官

而民之鑄錢益少計其費不能相當師古曰言無利唯真工大

姦廼盜為之師古曰其術楊可告緡徧天下如淳曰告

告杜周治之獄少反者如淳曰治匿緡之罪其獄少有

謂從輕廼分遣御史廷尉正監分曹師古曰分曹職

非也曹輩也分往往即治郡國緡錢師古曰就其得民

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

頃宅亦如之於是商賈中家以上大夫破民始甘食焉  
衣不事畜藏之業師古曰趨也而縣官以鹽鐵緡錢之故

用少饒矣益廣開置左右輔初大農幹鹽鐵官布多置

水衡欲以主監鐵及楊可告給上林財物衆廼令水衡

主上林上林既充滿益廣是時粵欲與漢用船戰逐子康

曰水戰相逐也廼大修昆明池列館環之治樓船高十餘丈旗

織加其上甚壯師古曰織讀曰機音昌志反於是天子感之廼作栢

梁臺高數十丈宮室之修繇此日麗廼分緡錢諸官而

水衡少府太僕大農各置農官徃徃即郡縣比没入田

田之師古曰田即就也此謂比者所没入也其没入奴婢分諸苑養狗馬禽

獸及與諸官官益雜置多如淳曰水衡少府太僕司農

此說非也謂雜置官負徒奴婢衆而下河漕度四百萬

石及官自糴廼足師古曰度計也音大各反所忠言世家子弟富人

或鬪雞走狗馬弋獵博戲亂齊民如淳曰世家謂世世

無有貴賤謂之齊民若今言子民矣晉灼曰中廼徵諸

犯令相引數千人名曰株送徒入財者得補郎郎選衰

矣應劭曰株根本也送致也如李奇曰先至者為魁株

也師古曰言被牽引者為其根補郎是時山東被河災

及歲不登數年人或相食方二補郎是時山東被河災

民得流就食江淮間欲留處師古曰流謂恣其行移若水之流至所在有欲

處師古曰流謂恣其行移若水之流至所在有欲

仕者留使者冠蓋相屬於道護之師古曰屬聯續下巴而處之

蜀粟以振焉明年天子始出巡郡國東度河河東守不

意行至不辯自殺○宋祁曰不辯當改不辨行西踰隴卒孟康曰踰

也卒從官不得食隴西守自殺於是止北出蕭關從數萬

騎行獵新秦中以勒邊兵而歸新秦中或千里無亭微

晉灼曰微塞也臣瓚曰既無亭不微循無禦邊之備故誅北地太守於是誅北地太守

以下而令民得畜邊縣孟康曰畜牧於邊縣官假馬母三歲而

歸及息什一以除告緡用充入新秦中李奇曰邊有官

官母馬者滿三歲歸之十母馬還官一駒此為息什一也師古曰官得母馬之息以給用度得充實秦中人故

除告緡也既得寶鼎立后土泰一祠公卿白議封禪事而

郡國皆豫治道修繕故宮及當馳道縣縣治宮儲設共

具而望幸明年南粵反西羌侵邊天子為山東不澹赦

天下囚因南方樓船士二十餘萬人擊粵發三河以西

騎擊羌又數萬人度河築令居初置張掖酒泉郡而上

郡朔方西河河西開田官斥塞卒六十萬人戍田之師古

曰開田始關屯田也斥塞廣塞令中國繕

道餽糧遠者三千近者千餘里皆仰給大農邊兵不足

廼發武庫工官兵器以澹之車馬之縣官錢少買馬

難得廼著令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吏以上差出牡馬

天下亭亭有畜字馬歲課息齊相少式止書天子死

嘉靖八年刊



南粵天子下詔褒揚賜爵關內侯黃金四十五斤田十頃

布告天下天下莫應列侯以百數皆莫求從軍至飲酎

少府省金李奇曰省視也至嘗酎宗廟時少府視其金多而列侯坐酎金失

侯者百餘人廼拜卜式為御史大夫式既在位見郡國

多不便縣官作鹽鐵器苦惡如亭嚴也臣日苦或作鹽鹽不攻賈賈或彊令民買

之而船有筭商者少物賈廼因孔既味苦器又脆惡故總云苦惡也僅言船筭事上不說

漢連出兵三歲詠羌滅兩粵番禺以西至蜀南者置初

郡十七晉灼曰元鼎六年定越地合浦交阯九真日南朱厓且以其故俗

幣物傳車馬被目師古曰地比謂依其次第自近及遠也此音頻寐反傳音張戀反被音皮

治無賦稅南陽漢中以往各以地比給初郡吏卒奉食

義而初郡又時時小反殺吏漢發南方吏卒往誅之間

歲萬餘人費皆仰大農大農以均輸調鹽鐵助賦故能

澹之然兵所過縣縣以為訾給毋乏而已不敢言輕賦

法矣其明年元封元年卜式貶為太子太傅而桑弘羊

為治粟都尉領大農盡代僅幹天下鹽鐵師古曰弘羊代孔僅弘羊

以諸官各自市相爭物以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

其儼費師古曰儼顧也言所輸賦物不足償其餘顧庸之費也就音子就反廼請置大農

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置均輸鹽鐵官令遠

嘉靖八年刊

前集卷四

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灌輸置  
平準於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召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  
大農大農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賈則賣之賤則買之  
如此富商大賈亡所牟大利如淳曰則反本而萬物不牟取也得騰躍故抑天下之物名曰平準天子以為然而許之  
於是天子北至朔方東封泰山巡海上旁北邊以歸師  
曰旁音步浪反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以鉅萬計皆取  
足大農弘羊又請令民得入粟補吏及罪以贖令民入  
粟甘泉各有差以復終身不復告緡它郡各輸急處而  
諸農各致粟山東漕益歲六百萬石一歲之中太倉甘

泉倉滿邊餘穀諸均輸帛五百萬匹民不益賦而天下

用饒於是弘羊賜爵左庶長黃金者再百焉師古曰凡再賜百金

是歲小旱上令百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

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布列販物求利師古曰市列謂列肆亨弘羊

天乃雨久之武帝疾病拜弘羊為御史大夫昭帝即位

六年詔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問以民所疾苦教化之

要皆對願罷鹽鐵酒榷均輸官毋與天下爭利視以儉

節然後教化可興弘羊難以為此國家大業所以制四

夷安邊足用之本不可廢也迺與丞相千秋共奏罷酒

酷弘羊自以為國興大利伐其功欲為子弟得官怨望

大將軍霍光遂與上官桀等謀反誅滅宣元成哀平五世人所變政元帝時嘗罷鹽鐵官五年而復之貢禹言鑄錢采銅一歲十萬人不耕民坐盜鑄陷刑者多富人臧錢滿室猶無厭足民心動搖棄本逐末耕者不能半姦邪不可禁原起於錢疾其末者絕其本宜罷采珠玉金銀鑄錢之官毋復以為弊除其販賣租銖之律師古曰租銖謂計其所賣物價平其銖銖而收租也租稅祿賜皆以布帛及穀使百姓壹意農桑議者以為交易待錢布帛不可尺寸分裂禹議亦寢自孝武元狩五年三官初鑄五銖錢至平帝元始中歲錢二百八十億萬餘云王莽居攝變漢制以周

錢有子母相權於是更造大錢徑寸二分重十二銖文

曰大錢五十又造契刀錯刀契刀其環如大錢身形如

刀長二寸文曰契刀五百錯刀以黃金錯其文曰一刀

直五千張晏曰案今所見契刀錯刀形質如大錢而肉好輪厚異於此大錢形如大刀環矣契刀身形

圓不長二寸也其文左曰契右曰刀無五百字也錯刀則刻之作字也以黃金填其文上曰一下曰刀二刀泉

甚不與志相應也似札單差錯文字磨滅故耳師古曰張說非也王莽錢刀今並尚在形質及文與志相合無

差錯也與五銖錢凡四品並行莽即真以為書劉字有金

刀迺罷錯刀契刀及五銖錢而更作金銀龜貝錢布之

品名曰寶貨小錢徑六分重一銖文曰小錢直一次七

分三銖曰幺錢一十師古曰幺小也音一堯反次八分五銖曰幼錢

二十次九分七銖日中錢三十次一寸九銖日壯錢四十因前大錢五十是為錢貨六品直各如其文黃金重一斤直錢萬朱提銀重八兩為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

師古曰朱提縣名屬犍為出善銀朱音殊提音上支反它銀一流直千是為銀貨

二品元龜距冉長尺二寸孟康曰冉龜甲緣也距至也度背兩邊緣尺二寸也臣贊

日元直二千一百六十為大貝十朋蘇林曰兩貝為朋

元龜十朋故二千一百六十也公龜九寸直五百為壯貝十朋侯龜七

寸以上直三百為幺貝十朋子龜五寸以上直百為小

貝十朋是為龜寶四品大貝四寸八分以上二枚為一

朋直二百一十六壯貝三寸六分以上二枚為二朋直

五十幺貝二寸四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三十小貝寸

二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十不盈寸二分漏度不得為

朋率枚直錢三是為貝貨五品大布次布弟布壯布中

布差布厚布切布幺布小布小布長寸五分重十五銖

文曰小布一百自小布以上各相長一分相重一銖文

各為其布名直各加一百上至大布長二寸四分重一

兩而直千錢矣是為布貨十品師古曰布亦錢耳謂之布者言其分布流行也

凡寶貨五物六名二十八品鑄作錢布皆用銅殺以連

錫孟康曰連錫之別名也李奇曰鉛錫璞名曰連應劭曰連似銅師古曰孟李二說皆非也許慎云鍤銅屬

也然則以連及錫雜銅而為錢也此下又三能采金銀銅連錫益知連非錫矣文質周郭放漢

五銖錢云師古曰放依也音甫往反其金銀與它物雜色不純好龜

不盈五寸貝不盈六分皆不得為寶貨元龜為蔡非四

民所得居如淳曰臧文仲居蔡謂此也說謂蔡國出大龜也臣瓚曰蔡是大龜之名也書曰九江納

錫大龜大龜又不出蔡國也若龜出楚不可名龜為楚也師古曰瓚說非也本以蔡出善龜故因名大龜為蔡

耳有者入大受直百姓憤亂其貨不行民私以五銖

錢市買莽患之下詔敢非井田挾五銖錢者為惑眾投

諸四裔以御魍魎於是農商失業食貨俱廢民涕泣於

市道坐賣買田宅奴婢鑄錢抵罪者自公卿大夫至庶

人不可稱數莽知民愁迺但行小錢直一與大錢五十

二品並行龜貝布屬且寢莽性躁擾不能無為每有所

興造必欲依古得經文國師公劉歆言周有泉府之官

收不讎與欲得師古曰讐讀曰售言賣不售者官收取之無而欲得者言出與之即易

所謂理財正辭禁民為非者也師古曰易下繫辭曰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

言財貨辭訟正乃得人莽乃下詔曰夫周禮有賒貸師古曰周

禮泉府之職曰凡賒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

凡人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為之息謂人

其從官貨物者以其其所屬吏定價而後與之各以其

國服事之稅而輸息謂若受園廛之田而貸樂語有五

均鄒展曰樂語樂元語河間獻王所傳道五均事臣瓚曰其文云天子取諸侯之士以立五均則市無二價

四民常均疆者不得困弱富者不得要貧則公家有餘恩及小民矣傳記各有幹焉今開

賒貸張五均設諸幹者所以齊眾庶抑并兼也遂於長

安及五都立五均官更名長安東西市令及洛陽邯鄲  
 臨菑宛成都市長皆為五均司市稱師東市稱京西市  
 稱畿洛陽稱中餘四都各用東西南北為稱皆置交易  
 丞五人錢府丞一人工商能采金銀銅連錫登龜取貝  
 者如淳曰登進也皆自占司市錢府順時氣而取之師古  
龜有靈故言登日各以其所采取之物自隱實於司市錢府也占音之漸反其下並同

田不耕為不殖出三夫之稅城郭中宅不樹藝者為不  
 毛出三夫之布民浮游無事出夫布一匹其不能出布  
 者冗作縣官衣食之師古曰冗散也音人勇反諸眾取  
衣音於既反食讀曰飲物鳥獸魚鼈百蟲於山林水澤及畜牧者嬪婦桑蠶織

紆紡績補縫工匠醫巫卜祝及它方技商販賈人坐肆

列里區謁舍如淳曰居處所在為區謁舍今之客舍也皆各自占所為於其

在所之縣官除其本計其利十一分之二而以其一為貢

敢不自占自占不以實者盡沒入所采取而作縣官一

歲諸司市常以四時中月實定所掌師古曰中讀曰仲為物上

中下之賈各自用為其市平毋拘它所眾民賣買五穀

布帛絲絲之物周於民用而不讎者師古曰讎讀曰均均

官有以考檢厥實用其本賈取之毋令折錢萬物印貴

過平一錢則以平賈賣與民師古曰印物賈起音其賈

氏賤減平者聽民自相與市以防貴庾者師古曰庾積也以防民積

物待貴也民欲祭祀喪紀而無用者錢府以所入工商之貢

但賒之師古曰但空也徒也言空賒與之不取息利也祭祀毋過旬日喪紀毋

過三月民或乏絕欲貸以治產業者均受之除其費計

所得受息毋過歲什一師古曰均謂各依先後之次除其費謂衣食之費已用者也

義和魯匡言名山大澤鹽鐵錢布帛五均賒貸幹在縣

官師古曰幹謂主領也唯酒酤獨未幹酒者天之美祿帝王所以

頤養天下享祀祈福扶衰養疾百禮之會非酒不行故

詩曰無酒酤我師古曰小雅伐木之詩酤買也言王於族人恩厚要在燕飲無酒則買而飲之

而論語曰酤酒不食二者非相反也夫詩據承平之世

酒酤在官和旨便人可以相御也師古曰旨美也御進也論語孔

子當周衰亂酒酤在民薄惡不誠是以疑而弗食今絕

天下之酒則無以行禮相養放而亡限則費財傷民請

法古今官作酒以二千五百石為一均率開一盧以賣

如淳曰酒家開肆待客設酒鑪故以鑪名肆臣瓚曰盧酒瓮也言開一瓮酒也趙廣漢入丞相府破盧瓮師古

曰二說皆非也盧者賣酒之區也以其一邊高形如鍛家盧故取名耳非即謂火盧及酒瓮也此言鑪五十釀

為準豈一瓮乎廣漢所破盧及鑪五十釀為準亦謂所居鑪瓮之處耳鑪五十釀為準一釀用

麴米二斛麴一斛得成酒六斛六斗各以其市月朔米

麴三斛并計其賈而參分之以其一為酒一斛之平除

米麴本賈計其利而什分之以其七入官其三及醴載

灰炭師古曰載醴漿也音才伐反給工器薪饌之費義和置命士督

順治十五年刊

前漢書食貨志四下

三

五均六幹郡有數人皆用富賈洛陽薛子仲張長叔臨

菑姓偉等乘傳求利交錯天下如淳曰姓姓名偉也因與郡縣通

姦多張空簿師古曰簿計簿也音步戶反府藏不實百姓愈病莽知

民苦之復下詔曰夫鹽食肴之將師古曰將大也一酒說為食肴之將師

百藥之長嘉會之好鐵田農之本名山大澤饒衍之臧

五均賒貸百姓所取平印以給澹師古曰印音半向反其下並同鐵布

銅冶通行有無備民用也此六者非編戶齊民所能家

作必印於市雖貴數倍不得不買豪民富賈即要貧弱

先聖知其然也故幹之每一幹為設科條防禁犯者梟

至死姦吏猾民並侵眾庶各不安生後五歲天鳳元年

復申下金銀龜貝之貨頗增減其賈直而罷大小錢改

作貨布長二寸五分廣一寸首長八分有奇師古曰奇音居宜反

謂有餘也廣八分其圓好徑二分半師古曰好孔也足枝長八分間

廣二分其文右曰貨左曰布重二十五銖直貨泉二十

五貨泉徑一寸重五銖文右曰貨左曰泉枚直一與貨

布二品並行又以大錢行久罷之恐民挾不止迺令民

且獨行大錢與新貨泉俱枚直一並行盡六年毋得復

挾大錢矣每壹易錢民用破業而大陷刑莽以私鑄錢

死及非沮寶貨投四裔犯法者多不可勝行迺更輕其

法私鑄作泉布者與妻子没人為官奴婢吏及比伍知



而不舉告與同罪師古曰此非沮寶貨民罰作一歲吏音頻寐反

免官犯者俞衆及五人相坐皆没入郡國檻車鐵鎖傳

送長安鍾官師古曰鍾官主鑄錢者愁苦死者什六七作貨布後

六年匈奴侵寇甚莽大募天下囚徒人奴名曰豬突豨

勇服虔曰豬性觸突人故取以喻師古曰東方名豕曰豨二日也豕走也音許豈反壹切稅吏

民訾三十而取一又令公卿以下至郡縣黃綬吏皆保

養軍馬師古曰保者不許其死傷吏盡復以與民民搖手觸禁不得

耕桑繇役煩劇師古曰繇讀曰徭而枯旱蝗蟲相因又用制作

未定上自公侯下至小吏皆不得奉祿而私賦歛貨賂

上流獄訟不決吏用苛暴立威旁緣莽禁侵刻小民師古

曰旁依也音步浪反富者不得自保貧者無以自存起為盜賊依

阻山澤吏不能禽而覆蔽之浸淫日廣師古曰浸淫猶漸染也宅皆類

此於是青徐荆楚之地往往萬數戰鬥死亡緣邊四夷

所係虜陷罪饑疫人相食及莽未誅而天下戶口減半

矣自發豬突豨勇後四年而漢兵誅莽後二年世祖受

命盪滌煩苛復五銖錢與天下更始

贊曰易稱哀多益寡稱物平施師古曰謙卦象辭哀取也言取於多者以益少

者故萬物皆稱而施與平也哀音薄侯反書云桀遷有無應劭曰桀勉也遷徒也師古曰虞書

益稷之辭言勸勉天下周有泉府之官師古曰司徒之屬官也掌市之

征布歛市貨之不讎貨之滯於人用者以其價買之而孟子亦非狗彘食人之食

不知歛野有餓莩而弗知發故管氏之輕重

服虔曰作輕重貨在

管子

李悝之平糴弘年均輸壽昌長平亦有從徠

師古曰言

所從來久矣

顧古為之有數吏良而令行故民賴其利萬國

作父及孝武時國用饒給而民不益賦其次也至于王

莽制度失中姦軌弄權官民俱竭亡次矣

夫自漢高祖定都長安後四至而對其精於治者二平世賦受

順治其年六月二十日

江寧府儒學教授朱謨校

前漢書二十四

### 食貨志第四下終

### 前漢書二十四

### 郊祀志第五上

### 前漢書二十五

洪範八政三曰祀祀者所以昭孝事祖通神明也旁及

四夷莫不修之下至禽獸豺獺有祭

師古曰禮記月令季秋之月豺祭獸

孟春之月獺祭魚祭者謂殺之而布列以祭其先也

是以聖王為之典禮民之精

爽不貳齊肅聰明者神或降之

師古曰爽明也齊讀曰齋

在男曰頌

在女曰巫使制神之處位為之牲器使先聖之後能知

山川敬於禮儀明神之事者以為祝能知四時犧牲壇

場上下氏姓所出者以為宗

應劭曰上下謂天地之屬神也氏姓王族之別也宗

大宗也臣瓚曰宗宗伯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祝謂主祭之贊詞者積土為壇平地為場氏姓謂神本所出及

見所當為主者也宗宗人主神之列位尊卑者也春秋左氏傳曰虢公使祝應宗區享神也又云祝宗可焉于

順治十六年刊

前漢書志卷之五

不知斂野有餓莩而弗知發故管氏之輕重服虔曰作輕重貨在

管子李悝之平糴弘羊均輸壽昌長平亦有從徠師古曰言

所從來久矣顧古為之有數吏良而令行故民賴其利萬國

作父及孝武時國用饒給而民不益賦其次也至于王

莽制度失中姦軌弄權官民俱竭亡次矣

矣自漢初矣順治庚子二月十日

江寧府儒學教授朱謨校

前漢書二十四

### 食貨志第四下終

### 前漢書二十四

### 郊祀志第五上

### 前漢書二十五

洪範八政三曰祀祀者所以昭孝事祖通神明也旁及

四夷莫不修之下至禽獸豺獮有祭師古曰禮記月令

孟春之月獮祭魚祭者謂殺之而布列以祭其先也是以聖王為之典禮民之精

爽不貳齊肅聰明者神或降之師古曰爽明也齊讀曰齋在男曰頌

在女曰巫使制神之處位為之牲器使先聖之後能知

山川敬於禮儀明神之事者以為祝能知四時犧牲壇

場上下氏姓所出者以為宗應劭曰上下謂天地之屬神也氏姓王族之別也宗

大宗也臣瓚曰宗宗伯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祝謂主祭之贊詞者積土為壇平地為場氏姓謂神本所出及

見所當為主者也宗宗人主神之列位尊卑者也春秋左氏傳曰號公使祝應宗區享神也又云祝宗可焉于

順治十六年刊

何美也

四塘並非宗伯及大宗也故有神明之官各司其序不相亂也民神

異業敬而不黷故神降之嘉生應劭曰嘉穀也師古曰嘉生謂眾瑞民以

物序孟康曰各有分敘也災禍不至所求不匱及少昊之衰九黎

亂德孟康曰少昊時諸侯作亂者也韋昭曰黎氏九人也民神雜擾不可放物師古曰

曰放依也物事也放音甫往反家為巫史享祀無度黷齊明而神弗蠲

嘉生不降禍災荐臻莫盡其氣師古曰言不究其性命也顛頊受之

廼命南正重司天呂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應劭曰黎

陰官也火數二二地數也故火正司地以屬萬民師古曰屬委也以其事委之也屬音之欲反使復舊

常亡相侵黷自共工氏霸九州其子曰句龍能平水土

死為社祠師古曰共工氏在少昊炎帝之間無祿而主故謂之霸句讀曰鉤有烈山氏

王天下其子曰柱能殖百穀死為稷祠師古曰烈山氏炎帝故郊

祀社稷所從來尚矣虞書曰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師古曰虞書舜典也在察也璿美玉也璣轉而衡平以玉為璣衡謂渾天儀也七政日月五星也言舜觀察璣

衡以齊同日月五星之政度合天意遂類于上帝禋于六宗孟康曰六宗星辰風伯雨

師古曰說云乾坤六子又一說天宗三日月星辰地宗三太山河海或曰天地間游神也師古曰類以

類祭也上帝天也絜精以祀謂之禋六宗之義說者多矣乾坤六子其最通乎

望秩于山川徧于羣神師古曰望謂在遠者望而祭之秩次也羣神丘陵墳衍之屬

楫五瑞師古曰楫與輯同楫合也五瑞公侯伯子男之瑞

擇吉月日見四嶽諸牧班瑞師古曰四嶽諸牧謂四方諸侯也班布也

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師古曰狩守也諸侯為天子守

土故岱宗泰山也柴望秩于山川師古曰柴積柴而燔遂見東后

順治十六年刊

前漢郡邑志卷五

東后者諸侯也

師古曰后君也東方諸侯故謂之東后也

合時月正日同律

度量衡

師古曰時四時也月十二月也日三百六十日律六律也度尺丈也量斛斗也衡斤兩也

修

五禮五樂

師古曰五禮吉凶賓軍嘉也五樂謂春則琴瑟夏則笙竽季夏則鼓秋則鐘冬則磬也五

樂尚書作五玉今志亦有作五玉者五玉即五瑞

三帛二牲一死為贄

師古曰三帛玄

纁黃也二牲羔鴈也一死雉也贄者所執以為禮也

五月巡狩至南嶽南嶽者衡

山也八月巡狩至西嶽西嶽者華山也十一月巡狩至

北嶽北嶽者恒山也皆如岱宗之禮中嶽嵩高也五載

一巡狩

師古曰此以上皆舜典所載

禹道之後十二世至帝孔甲淫

德好神神蹟二龍去之

應劭曰夏帝孔甲天賜之龍河漢各二其後媿黷慢神故龍

夫其後十三世湯伐桀欲遷夏社不可作夏社應劭曰遭大旱

七年明德以薦而旱不止故遷社以棄代為稷欲遷句

龍德莫能繼故作夏社說不可遷之義也師古曰遷古

遷字夏社尚書篇名今則序在而書亡也迺遷烈山子柱而以周棄代為稷

祠後八世帝太戊有桑穀生於廷一暮大拱懼伊陟曰

妖不勝德師古曰穀即今之楮樹也其字从木太戊修

德桑穀死伊陟贊巫咸孟康曰巫咸殷賢臣贊說也謂伊陟說其意也師古曰因此作

咸又四篇事見商書序其篇亦亡逸也後十三世帝武丁得傳說為相殷

復興焉稱高宗有雉登鼎耳而雊師古曰雊雉鳴音工豆反武丁懼

祖已曰修德武丁從之位以永寧後五世帝乙媿神而

震死後三世帝紂淫亂武王伐之由是觀之始未嘗不

肅祗後稍怠媿也周公相成王王道大洽制禮作樂天

子曰明堂辟雍諸侯曰泮宮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  
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天子

祭天下明山大川懷柔百神咸秩無文師古曰懷來也柔安也言招來

百神而安處之也稱百者言其多也秩序也舊無禮文者皆以次序而祭之五嶽視三公四

瀆視諸侯而諸侯祭其疆內名山大川師古曰疆境也大夫祭

門戶井竈中雷五祀韋昭曰古者穴居故名室中為中雷士庶人祖考而

已各有典禮而淫祀有禁後十三世世益衰禮樂廢幽

王無道為大戊所敗平王東徙維邑秦襄公攻戎救周

列為諸侯而居西自以為主少昊之神作西時祠白帝

其牲用駟駒黃牛羝羊各一云師古曰駟赤馬黑鬣尾也羝牡羊也駟音留羝

音丁其後十四年秦文公東獵汧渭之間師古曰汧渭二水各汧音

率卜居之而吉文公夢黃蛇自天下屬地其口止於鄜

行李奇曰鄜音孚三輔謂山阪間為行晉灼曰左馮文

公問史敦師古曰秦之太史敦其名也敦曰此上帝之徵君具祠之

於是作鄜時用三牲郊祭白帝焉自未作鄜時而雍旁

故有吳陽武時雍東有好時皆廢無祀或曰自古以雍

州積高神明之隩師古曰土之可居者曰隩音於六反故立時郊上帝諸

神祠皆聚云蓋黃帝時嘗用事雖晚周亦郊焉其語不

經見縉紳者弗道作鄜時後九年文公獲若石云于陳

倉北阪城祠之其神或歲不至或歲數來也常以夜光

順治十六年刊

前漢書卷之三十一

輝若流星從東方來集于祠城若雄雉其聲殷殷云野

雞夜鳴師古曰殷殷聲也云傳聲之亂也野雞亦雉也

避呂后諱故曰野雞言陳寶若來而有聲則野以一牢祠之名曰陳寶臣

下言野雞史駁文也殷音隱以陳倉縣有寶夫人祠成一歲二歲與葉君合作陳寶

祠後七十一年秦德公立十君雍子孫飲馬於河遂都

雍雍之諸祠自此興用三百牢於郿時作伏祠孟康曰六月伏

日也周時無至此乃有之師古曰伏者謂陰氣將起迫

於殘陽而未得升故為藏伏因各伏日也立秋之後以

金代火金畏於火故磔狗邑四門以御蠱災後四年秦

至庚日必伏庚金也宣公作密時於渭南祭青帝後十三年秦穆公立病卧

五日不寤寤迺言夢見上帝上帝命穆公平晉亂史書

而臧之府而後世皆曰上夫穆公立九年齊桓公既霸

會諸侯於葵丘而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

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昔無懷氏封泰

山禪云云鄭氏曰無懷氏古之王者在伏羲前見莊子

山在蒙陰縣故城慮義封泰山禪云云師古曰慮

東北下有云云氏封泰山禪云云黃帝封泰山禪

亭亭服虔曰亭亭山在牟陰晉灼曰地理顓頊封泰山

禪云云帝嚳封泰山禪云云堯封泰山禪云云舜封泰

山禪云云禹封泰山禪會稽湯封泰山禪云云周成王

封泰山禪於社首應劭曰山名在博縣晉灼曰在鉅野

受命然後得封禪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過孤竹西伐

東馬縣車上卑耳之山韋昭曰將上山經東其馬縣

南伐至召陵登熊耳山以望江漢師古曰熊耳山在順

貢所云導洛自熊耳者也其山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

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師古曰兵車之會三謂莊十三

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六年伐鄭圍新城也乘車之

盟于葛信五年會于鄆十五年又會于鄆十六年同

也匡正也一匡天下謂定襄王為天子之位也一說謂

陽穀之會令諸侯云無障谷無貯粟無諸侯莫違我昔

三代受命亦何以異乎於是管仲睹桓公不可窮以辭

因設之以事曰古之封禪鄒上黍北里禾所以為盛

曰鄒音躍蕪林曰鄒上北里皆地名也師古曰盛謂以實簠簋江淮間一茅三脊所以

為藉也服虔曰茅草有三脊也張晏曰謂靈東海致比

目之魚師古曰爾雅云東方有比目魚焉西海致比翼

之鳥師古曰山海經云榮吾之山有鳥狀如鳧而一翼

十有五焉今鳳凰麒麟不至嘉禾不生而蓬蒿藜莠茂

鳴梟群翔而欲封禪無乃不可乎於是桓公乃止是歲

秦穆公納晉君夷吾其後三置晉國之君平其亂師古

立其君謂惠穆公立三十九年而卒後五十年周靈王

即位時諸侯未朝周襄弘廼明鬼神事師古曰襄弘國大夫設射



不來不來者諸侯之不來朝者也依物怪欲以致諸侯

諸侯弗從而周室愈微後二世至敬王時晉人殺萇弘

李奇曰周為晉殺之也師古曰春秋左氏傳哀公三年

傳稱劉氏范氏世為婚姻萇弘事劉文公故周與范氏

趙鞅以為討周人殺萇弘也是時季氏專魯旅於泰山仲尼譏之自

秦宣公作密時後二百五十年而秦靈公於吳陽作上

時祭黃帝作下時祭炎帝後四十八年周太史儋見泰

獻公孟康曰太史儋謂老子也師古曰此亦周之太史

名非必老聃老聃非秦獻公時儋音丁甘反又吐

反曰周始與秦國合而別別五百載當復合應劭曰秦

也始周孝王封非子為附庸邑諸秦平王東遷洛邑襄

公以兵衛之嘉其勳力列為侯伯與周別五百載矣昭

王時西周君自歸受罪書獻其邑三十六城此復合也

孟康曰謂周封秦為別秦并周為合此襄王為霸始皇

為王也韋昭曰周封秦為始別謂秦仲也五百歲謂從

秦仲至孝公疆大顯王致伯與之親合也師古曰諸家

之說皆非也自非子至西周獻邑凡六百五十三歲自

仲至顯王二十六年孝公稱伯止有四百二十六歲皆

不合五百之數也按史謂秦本紀及年表並云周平王

封襄公始列為諸侯於是始與諸侯通又周本紀及吳

齊晉楚諸系家皆言幽王為犬戎所殺秦始列為諸侯

自歸獻邑凡五百一十六年是

合七十年而伯王出焉

為合也言五百者舉其成數也

當為十七今史記舊本皆作十七字伯王者指謂始皇

始皇初立政在太后嫪毐未得稱伯自昭王滅周後至

始皇九年誅嫪毐止十七年本紀年表其義顯而韋氏

乃合武王昭王儋見後七年櫟陽雨金獻公自以為得

為數失之遠矣

金瑞故作畦時櫟陽而祀白帝

師古曰畦時者如種韭

畦音下圭反後百二十歲周赧王卒九鼎入于秦或曰

為一土封也

萬曆二十六年刊

前漢書卷之二十一

二

周顯王之四十二年宋大丘社亡

師古曰爾雅云左陵泰丘謂陵左有陵者

其名泰丘也郭璞云宋有泰丘蓋以丘名此地也

而鼎淪沒於泗水彭城下自

赧王卒後七年秦莊襄王滅東周周祀絕後二十八年

秦并天下稱皇帝秦始皇帝既即位或曰黃帝得土德

黃龍地螾見

應劭曰螾蚯蚓也黃帝土德故地見其神

云黃帝之時天先見大螻大螾黃帝曰土氣勝故其色尚黃師古曰螾音引螻音樓謂螻蛄也夏得木

德青龍止於郊草木鬯茂

師古曰鬯與暢同

殷得金德銀自山

溢

蘇林曰流出也周得火德有赤鳥之符

師古曰謂武王伐紂師渡孟津之時也尚

書中候曰有火自天止於王屋流為赤鳥五至以穀俱來今秦變周水德之時昔文

公出獵獲黑龍此其水德之瑞於是秦更名河曰德水

以冬十月為年首色上黑度以六為名

張晏曰水北方黑終數六故以

方六寸為符六尺為步

音上大呂

師古曰大呂陰律之始也

事統上法

服虔曰政尚法

今也臣瓚曰水陰陰主刑殺故上法

即帝位三年東巡狩郡縣祠騶嶧山

頌功業

蘇林曰騶魯縣也臣瓚曰嶧山在此師古曰嶧音亦

於是從齊魯之儒生

博士七十人至于泰山下諸儒生或議曰古者封禪為

蒲車惡傷山之土石草木

師古曰蒲車以蒲裹輪也

掃地而祠席用

直藉

應劭曰藉藁本也去皮以為席如淳曰直讀如租藉讀如憂晉灼曰直籍也師古曰茅藉也直字本作藉假

借用言其易遵也始皇聞此議各乖異難施用由此

黜儒生而遂除車道上自泰山陽至顛立石頌德明其

得封也從陰道下禪於梁父其禮頗采秦祝之祀雍上

帝所用而封臧皆祕之世不得而記也始皇之上泰山

中阪遇暴風雨休於大樹下諸儒既黜不得與封禪聞

始皇遇風雨即譏之於是始皇遂東游海上行禮祠名

山川及八神求僊人羨門之屬應劭曰羨門名子高古仙人也師古曰古亦以僊為仙字

下皆類此八神將自古而有之或曰太公呂來作之齊

所以為齊呂天齊也蘇林曰當天中央齊也師古曰謂其眾神異如天之腹齊也其

祀絕莫知起時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齊天齊淵水居臨

菑南郊山下下者師古曰下下謂最下也臨菑城南二有天齊水五泉並出蓋謂此也二

曰地主祠泰山梁父蓋天好陰祠之必於高山之下時

命曰時師古曰名其祭處曰時也地貴陽祭之必於澤中園丘云二

曰兵主祠蚩尤蚩尤在東平陸監鄉齊之西竟也師古曰東

平陸縣名也監其縣之鄉名也四曰陰主祠三山師古曰三山即所謂三神山五曰

陽主祠之罘山韋昭曰之罘山在東萊腫縣師古曰罘音浮腫音直瑞及六曰月主

祠之萊山韋昭曰在東萊長廣也皆在齊北並渤海七曰日主祠

盛山盛山斗入海韋昭曰盛山在東萊不夜縣斗入海也師古曰斗絕也盛音成最居

齊東北陽昌迎日出云八曰四時主祠琅邪琅邪在齊

東北蓋歲之所始師古曰山海經云琅邪臺在渤海間謂臨海有山形如臺也皆各

用牢具祠而巫祝所損益圭幣雜異焉師古曰言八神姓牢皆同而主

幣各異也自齊威宣時騶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如淳曰

其書有五德終始五德各以所勝為行秦謂周為火德滅火者水故自謂水德師古曰騶子即騶衍及秦

帝而齊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而宋毋忌王伯僑元尚

羨門高最後皆燕人為方僊道韋昭曰皆募古人之名効為神仙者也師古曰

自宋毋忌至最後皆其人姓名也凡五人形解銷化依於鬼神之事騶衍以

陰陽主運顯於諸侯晉灼曰燕昭王築宮師之故化主運之篇也如淳曰今其書有主運

五行相次轉用事隨方面為服也而燕齊海上之方士傳其術不能通

然則怪迂阿諛苟合之徒自此興不可勝數也自威宣

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以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傳在

勃海中服虔曰其傳書云爾臣瓚曰世人相傳爾去人不遠蓋嘗有至者諸

僊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其物禽獸盡白而黃金銀為

宮闕未至望之如雲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臨之患

且至則風輒引船而去終莫能至云世生莫不甘心焉

師古曰甘心言貪嗜之心不能已也及秦始皇至海上則方士爭言之始

皇如恐弗及使人齎童男女入海求之船交海中皆以

風為解師古曰自解說云為風不得至曰未能至望見之焉其明年始

皇復游海上至琅邪遇恒山從上黨歸後三年游碣石

考入海方士師古曰考校其虛實也從上郡歸後五年始皇南至

湘山遂登會稽並海上幾遇海中三神山之奇藥師古曰幾

讀曰不得還到沙丘崩臣瓚曰沙丘在鉅鹿縣東北也二世元年東巡

碣石並海南歷泰山至會稽皆禮祠之而刻勒始皇所

立石書旁以章始皇之功德師古曰今此諸山皆有始皇所刻石及胡亥重刻其

文並其秋諸侯叛秦三年而二世弒死始皇封禪之後  
十二年而秦亡諸儒生疾秦焚詩書誅滅文學百姓怨  
其法天下叛之皆說曰始皇上泰山為風雨所擊不得  
封禪云此豈所謂無其德而用其事者邪昔三代之居  
皆河洛之間師古曰謂夏都安邑殷都朝歌周都洛陽故嵩高為中嶽而四  
嶽各如其方四瀆咸在山東至秦稱帝都咸陽則五嶽  
四瀆皆并在東方自五帝以至秦迭興迭衰名山大川  
或在諸侯或在天子其禮損益世殊不可勝記師古曰  
異故不及秦并天下令祠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鬼  
神可得而序也於是自嶠以東名山五大川祠二師古

即今之嶠也曰太室太室嵩高也恒山泰山會稽相山水

曰沛曰淮師古曰沛音子禮反此本濟水之字春以脯酒為歲禱因泮東

服虔曰解凍也師古曰泮音半反秋涸凍師古曰涸與涸同涸與

之春秋左氏傳曰固陰返寒禮記冬塞禱祠謂報其所

祈也音先其牲用牛犢各一牢其圭幣各異自幸以西

名山七名州四曰華山泰山嵩山者襄山也師古曰

在河東一曰在滎關是也今華山在志云自華以

西者則今關中之華山也得華山之名岐山吳山

岐山吳山嵩山濟山師古曰周禮也方氏雍州其山

曰岳爾雅亦云河西曰岳說者咸云岳即吳岳也今志

耳岳又有吳山在武功據地理志武但未有岳之所在

吳山在今應州吳山縣鴻山在滿氏道

馮祠漢中也漢中今漢州是也上名秋淵祠朝那

安定期廟方四十里停水不流冬夏不增不減不生

草木承音將夢反師古曰此水今在涇州界清激可飲

不容穢濁或言汚報與雲雨土谷克亦往往有之

傳云龍之所居也而天東方山川而往亦

子由江水祠蜀亦春秋泮泗禱塞如吳魯皆有嘗禾

牛犢牢具圭幣各異而四大家鴻岐矣魯皆有嘗禾

曰以新陳寶節來祠服虔曰康寶其河加有嘗醪此皆

雍州之域近天子都故加車一乘駟駒四霸產豐滂涇

渭長水皆不在大山川數師古曰產出藍田豐滂出

音巨近咸陽盡得比山川祠而無諸加師古曰加謂車

汧洛二淵鳴澤蒲山嶽壻山之屬蘇林曰壻音胥韋為

小山川亦皆濤塞泮涸祠禮不必同而雍有日月參辰

南北斗熒惑太白歲星填星辰星二十八宿風伯雨師

四海九臣十四臣諸布諸嚴諸逐之屬百有餘廟師古

伯飛廉也雨師屏翳也一曰屏號而說者乃謂風伯真

星也雨師畢星也此志既言二十八宿又有風伯雨師

則知非箕畢也九臣十四臣未見名數所西亦有數十

出諸布諸嚴諸逐未聞其義逐字或作述祠於湖有周天子祠於下邳有天神豐鎬有昭明天子

辟池於杜亳有五杜主之祠壽星祠韋昭曰亳音薄湯

陰亳縣是也師古曰杜即京兆杜縣也此亳非湯都而

雍管廟祠亦有杜主杜主故周之右將軍師古曰墨子

萬曆三十六年刊

杜伯不以罪後宣王田於杜見杜伯執弓矢射宣其

三伏弓衣而死故周人孽其鬼而右之蓋謂此也其在秦中最小鬼之神者也師古曰其鬼雖小而有神靈也各以歲時奉

祠唯雍四時上帝為尊其光景動人民唯陳寶故雍四

時春以為歲祠禱因泮凍秋涸凍冬賽祠五月嘗駒及

四中之月月祠師古曰中讀曰仲謂四時之仲且皆祠之若陳寶節來一祠

春夏用駢秋冬用駟師古曰駢純赤也音先營反時駒四匹師古曰每時用

駒四匹而春秋異色木寓龍一駟李奇曰寓寄也寄生龍形於木木也師古曰一駟亦四龍也

寓車馬一駟各如其帝色黃犢羔各四圭幣各有數皆

生瘞埋無俎豆之具三年一郊秦以十月為歲首故常

以十月上宿郊見李奇曰上宿上齊戒也○朱通權火

張晏曰權火煖火也狀若井挈臯矣其法類稱故謂之

權火欲令光明遠照通於祀所也漢祀五時於雍五十

里一煖火如淳曰權舉也師古曰凡祭祀通舉火者或以

天子不親至祠所而望拜或以衆祠各處欲其一時

薦饗宜知早晏故拜於咸陽之旁而衣上白其用如經

祠云服虔曰經常也西時畦時祠如其故上不親往諸此祠皆

太祝常生以歲時奉祠之至如它名山川諸神及八神

之屬上過則祠去則已郡縣遠方祠者民各自奉祠不

領於天子之祝官祝官有祕祝即有災祥輒祝祠移過

於下漢興高祖初起殺大蛇有物曰蛇白帝子而殺者

赤帝子也師古曰物謂鬼神也及高祖禱豐枌榆社鄭氏曰枌榆

枌榆晉灼曰枌白榆也社在豐東北十五里狗沛為沛師古曰以此樹為社神因立名也枌符云反

順治十五年刊

公則祀蚩尤擊鼓旗遂以十月至霸上立為漢王因以十月為年首色上赤二年冬東擊項籍而還入關問故秦時上帝祠何帝也對曰四帝有白青黃赤帝之祠高祖曰吾聞天有五帝而四何也莫知其說於是高祖曰吾知之矣迺待我而具五也迺立黑帝祠名曰北時有司進祠上不親往悉召故秦祀官復置太祝太宰如其故儀禮因令縣為公社李奇曰猶官社下詔曰吾甚重祠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諸神當祠者各以其時禮祠之如故後四歲天下已定詔御史令豐治枌榆社常以時春以羊彘祠之令祝立蚩尤之祠於長安長安置祠祀

官女巫其梁巫祠天地天社天水房中堂上之屬管巫

祠五帝東君雲中君巫社巫祠族人炊之屬服虔曰東

神名也師古曰東君日也雲中君謂雲神也巫社巫祠皆古巫之神也巫祠皆古主炊母之神也炊謂信爨也

秦巫祠杜主巫保族爨之屬師古曰杜主即上所云五杜主也巫保族爨二名

荆巫祠堂下巫先司命施糜之屬師古曰堂下在堂之

司命說者云文昌第四星也九天巫祠九天師古曰九

施糜其先常施設糜鬻者也九天巫祠九天天者謂中

央鈞天東方蒼天東北旻天北方玄天西北幽天西方皓天西南朱天南方炎天東南陽天也其說見淮南子一說云東方旻天東南陽天南方赤天西南朱天西方歲天西北幽天北方玄天東北變天中央鈞天也皆以歲時祠宮中其河巫祠河於臨晉而南山巫祠南山秦中秦中者二世皇帝也各有時日其後二歲或言曰



周興而邑立后稷之祠至今血食天下於是高祖制詔

御史其令天下立靈星祠張晏曰龍星左角曰天田則農祥也晨見而祭之常

以歲時祠以牛高祖十年春有司請令縣常以春二月

及臘祠稷以羊彘民里社各具裁以祠師古曰隨其祠具之豐儉也

制曰可文帝即位十三年下詔曰祕祝之官移過於下

朕甚弗取其除之始名山大川在諸侯諸侯祝各自奉

祠天子官不領及齊淮南國廢令太祝盡以歲時致禮

如故明年以歲比登詔有司增雍五時路車各一乘駕

被具師古曰駕車被馬之飾皆具也西時畦時寓車各一乘寓馬四匹

駕被具河湫漢水玉加各二及諸祀皆廣壇塲圭幣俎

豆以差加之魯人公孫臣上書曰始秦得水德及漢受

之推終始傳師古曰謂轉次之則漢當土德土德之應黃龍見

宜改正朔服色上黃時丞相張蒼好律歷以為漢應水

德之時河決金隄其科也年始冬十月色外黑內赤服

曰十月陰氣在外故外黑陽氣尚伏在地與德相應公

黃內赤也或曰十月百草外黑內赤也與德相應公

孫臣言非是罷之明年黃龍見成紀師古曰天水之縣也文帝召

公孫臣拜為博士與諸生申明土德葺改歷服色事詔

其夏下詔曰有美物之神見于成紀毋害於

民歲以有年朕幾郊祀上帝諸神師古曰幾讀曰莫禮書禮考

諱以朕勞有司皆曰古者天子夏親郊祀上帝於郊故

曰郊於是夏四月文帝始幸雍郊見五時祠衣皆上赤  
趙人新垣平以望氣見上言長安東北有神氣成五采

者人冠冕焉或曰東北神明之合西北神明之基也

曰神祠也曰日當東北合謂陽谷曰及於西故曰基也  
蓋谷地無古曰此說非也蓋德言凡神明以東北為基  
西方為不舉之所故天瑞下宜立祠上帝以合符應於

是作渭陽五帝廟同宇師古曰宇謂屋之覆也言同一  
屋之下而別為五廟各立門室

也廟記云五帝廟在長安東北也帝一殿面五門各如其帝色祠所用

及儀亦如雍五時明年夏四月文帝親拜霸渭之會

曰二水以郊見渭陽五帝廟臨渭其北穿蒲池溝

水師古曰蒲池為池而無蒲也權火舉而祠若光輝然屬

天焉於是貴平至上大夫賜累千金而使博士諸生刺

六經中作王制師古曰刺采取之也音千賜反謀議巡狩封禪事文帝

出長門如淳曰亭名也若見五人於道北遂因其直立五帝壇

鄭氏曰因其所立處以立祠也師古曰直猶當也當其處祠以五牢其明年平使人

持玉杯上書闕下獻之平言上曰闕下有寶玉氣來者

已視之果有獻玉杯者刻曰人主延壽平又言臣候日

再中居頃之日卻復中於是始更以十七年為元年令

天下大酺平言曰周鼎亡在泗水中今河決通於泗臣

望東北汾陰直有金寶氣師古曰汾陰直謂正當汾陰也意周鼎其出

乎兆見不迎則不至於是上使使治廟汾陰南臨河欲

祠出周鼎人有上書告平所言皆詐也下吏治誅夷平

師古曰夷者平也謂盡平除其家室宗族是後文帝怠於改正服鬼神之事

師古曰正正朔也服服色也而渭陽長門五帝使祠官領以時致禮

不往焉明年匈奴數入邊興兵守御後歲少不登數歲

而孝景卽位十六年祠官各以歲時祠如故無有所興

武帝初卽位尤敬鬼神之祀漢興已六十餘歲矣天下

艾安縉紳之屬皆望天子封禪改正度也師古曰正亦正朔度度量

也服色度量也服色度量而上鄉儒術師古曰鄉讀曰嚮招賢良趙綰王臧

等以文學爲公卿欲議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諸侯草巡

狩封禪改歷服色事未就實太后不好儒術使人微伺

趙綰等姦利事按綰臧綰臧自殺諸所興爲皆廢六年

竇太后崩其明年徵文學之士明年上初至雍郊見五

時後常三歲一郊是時上求神君舍之上林中礪氏館

如淳曰礪音蹄鄭氏曰音斯師古曰鄭音是也其字從石從虎神君者長陵女子曰乳

死見神於先後宛若孟康曰產乳而死也兄弟妻相謂先後宛若字也師古曰先音蘇見

反音音胡構反古謂之娣姒今關中俗呼爲先後吳楚俗呼之爲妯娌音軸里宛若祠之其室

民多往祠平原君亦往祠其後子孫以尊顯應劭曰平原君武帝

外祖及上卽位則厚禮置祠之內中聞其言不見其人

云是時李少君亦以祠竈穀道卻老方見上如淳曰祠竈可以致

福李奇曰穀道辟穀不食之道也上尊之少君者故深澤侯人主方淳

順治十五年刊

日侯家人主方藥也匿其年及所生長常自謂七十能使物卻老  
如淳曰物謂鬼物也其游以方徧諸侯無妻子人聞其能使物及

不死更餽遺之常餘金錢衣食人皆以為不治產業而  
饒給又不知其何所人愈信爭事之少君資好方善為

巧發奇中如淳曰時時發言有所中常從武安侯宴坐中有年九十

餘老人少君迺言與其大父游射處老人為兒從其大

父識其處一坐盡驚少君見上上有故銅器問少君少

君曰此器齊桓公十年陳於柏穆臣瓚曰晏子書柏寢臺名也師古曰以柏

木為寢室於臺之上已而按其刻果齊桓公器師古曰刻謂一宮器上所銘記

盡駭以為少君神數百歲人也少君言上祠竈皆可致

物致物而丹沙可化為黃金黃金成以為飲食器則益

壽益壽而海中蓬萊僊者迺可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黃

帝是也臣嘗游海上見安期生安期生食臣棗大如瓜

安期生僊者通蓬萊中合則見人不合則隱於是天子

始親祠竈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而事化丹

沙諸藥齊為黃金矣師古曰齊藥之分齊也音才計反久之少君病死

天子以為化去不死也使黃鍾史寬舒受其方孟康曰二人皆

方士也師古曰而海上燕齊怪迂之方士多更來言神

事矣亳人謬忌奏祠泰一方如淳曰亳亦薄也下沂謂薄忌也晉灼曰濟陰薄縣

人曰天神貴者泰一泰一佐曰五帝師古曰謂青帝靈威仰赤帝赤漂怒

順治十五年刊

白帝白招知黑帝叶光紀黃帝含樞紐也一說蒼帝名靈符赤帝名文祖白帝名顯紀黑帝名玄矩黃帝名神

斗古者天子以春秋祭泰一東南郊日一太牢七日師古

日每日以一太為壇開八通之鬼道於是天子令太祝年凡七日祭也

立其祠長安城東南郊常奉祠如忌方其後人上書言

古者天子三年一用太牢祠三一天一地一泰一天子

許之令大祝領祠之於忌泰一壇上如其方後人復有

言古天子常以春解祠祠黃帝用一臬破鏡張晏曰黃帝五帝之

道也歲之始也臬惡逆之鳥方士虛誕云以歲始拔餘

凶災令神仙之帝食惡逆之物使天下為逆者破滅

竟無有遺育也孟康曰臬鳥名食母破鏡獸名食父黃

帝欲絕其類使自吏祠皆用之破鏡如羆而虎眼如淳

日漢使東郡送臬五月五日作臬羹以賜百官以其

惡鳥故食之也師古曰解祠者謂祠祭以解罪求福冥

羊用羊祠馬行用一青牡馬泰一臬山山君用牛武夷

君用乾魚陰陽使者以一牛康曰陰之神也令祠官領之如

其方而祠泰一於忌泰一壇旁後二年郊雍獲一角獸

若麋然師古曰應鹿屬也有司曰陛下肅祗郊祀

上帝報享錫一角獸蓋麟云於是薦五時時加一牛

以燎賜諸侯白金以風符應合于天也晉灼曰符瑞也臣瓚曰風示諸

侯以是符於是濟北王以為天子且封禪上書獻泰山

及其旁邑天子以它縣償之常山王有罪舉師古曰舉與遷同

天子封其弟真定以續先王祀而以常山為郡然後五

李夫人夫人李少翁以方蓋夜致夫人及竈鬼之貌云  
天子自帷中望見焉是拜少翁為文成將軍賞賜甚多  
以客禮禮之文成言上即欲與神通宮室被服非象神  
神物不至廼作畫雲氣車及各日勝日服虔曰甲乙五行相克之日也  
淳曰如大勝金用丙駕車辟惡鬼又作甘泉宮中為臺  
室畫天地泰一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居歲餘其  
方益衰神不至廼為帛書以飯牛師古曰謂雜草以飯牛也音扶晚反陽  
不知言此牛腹中有奇書殺視得書書言甚怪天子識  
其手師古曰手謂所書手也問之果為書於是誅文成將軍隱之  
其後又作柏梁銅柱承露仙人掌之屬矣蘇林曰仙人以手掌擎盤

承甘露師古曰三輔故事云建章宮承露盤高二十丈大七圍以銅為之上有仙人掌承露和玉屑飲之蓋張衡西京賦所云立修莖之德掌承露表之可度也文成死明年  
天子病鼎湖甚晉灼曰黃圖宮名在京兆地理後分屬弘農也巫醫無  
所不致游水發根言上郡有巫病而鬼下之服虔曰游水名在臨淮淮浦也師  
振人姓名晉灼曰地理志游水水名在臨淮淮浦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游水姓也發根名也蓋因水為姓也  
本嘗遇病而鬼下之故為巫也上召置祠之甘泉及病使人問神君神  
君言曰天子無憂病病少瘥強與我會甘泉於是上病  
瘳遂起幸甘泉病良已孟康曰良謂瘳也大赦置壽宮神君  
孟康曰更立此宮也臣贊曰壽宮奉神君最貴者曰太  
一其佐曰太禁司命之屬皆從之非可得見聞其言言

與人音等時去時來則風肅然居室帷中時書言然

常以夜天子被然後入孟康曰崇禁自除被然後入因至

為主人關飲食所欲言行下李奇曰神所欲言上報為

行下於巫師古又置壽宮北宮張利旗設共具以禮神

君神君所言上使受書其名曰畫法孟康曰策其所言

世俗之所知也無絕殊者而天子心獨意其事祕世莫

知也後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不宜以一二數蘇林

謂以一元曰建二元以長星曰光蘇林曰

天子郊雍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后土無祀則禮不答也

師古曰答對也如郊天而不祀地失對偶之有司與太史

令談祠官寬舒議師古曰談即天地牲角繭栗師古曰

五壇壇一黃犢宰具已祠盡瘞而從祠衣上黃師古曰

於是人皆著於是天子東幸汾陰汾陰男子公孫滂洋等見

汾旁有光如絳上遂立后土祠於汾陰睢上師古曰

武如寬舒等議上親望拜如上帝禮禮畢夫子遂至樂

陽還過雒陽下詔封周後令奉其祀語在武紀上始定

幸郡縣寢尋於泰山矣鄭玄曰尋用也晉灼曰尋

其春樂成侯登上書言樂大樂大膠東官人

曰王故嘗與文成將軍同師已而為膠東王尚方  
方而樂成侯姊為康王后無子立康曰膠東王也王死它姬子

立為王而康后有淫行與王不相中相危以法不古曰  
也能危以法謂以罪法相康后聞文成死而欲自媚

上乃遣藥大入因樂成侯求見言方天子既誅文成後  
悔其方不盡及見藥大大說大為人長美言師古曰善為甘美之

言多方略而敢為大言處之不疑大言曰臣嘗往來海  
中見安期羨門之屬備以臣為賤不信臣又以為康王

諸侯耳不足與方臣數以言康王康王又不用臣臣之  
白黃金可成而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德人可致

也然臣恐効文成則方士皆掩口惡敢言方哉上曰文  
成食馬肝死耳子誠能修其方我何愛乎大曰臣師非

有求人人者求之陛下必欲致之則貴其使者令為親  
屬以客禮待之勿卑使各佩其信印迺可使通言於神

人神人尚肯邪不邪尊其使然後可致也於是上使驗  
小方關棊棊自相觸擊是時上方憂河決而黃金不就

迺拜大為五利將軍居月餘得四印得天士將軍地士  
將軍大通將軍印制誥御史昔禹疏九河決四瀆間者

河溢臯陸隄繇不息師古曰臯水旁地廣平曰陸言水汎溢自臯及陸而築作隄防溢

其多一朕臨天下二十有八年天若遺朕士而大通焉  
言善也八年刊



乾稱飛龍鴻漸于般

孟康曰般水涯堆也漸進也武帝得道若飛龍在天師古曰飛龍在天乾卦九五爻辭也般山石之安者朕意

燕幾與焉

師古曰與讀曰豫其以二千戶封地士將軍大為樂

通侯賜列侯甲第

董千人乘輿斥車馬帷帳器物以充

其家

師古曰斥之以衛長公主妻之孟康曰衛太子妹

也

師古曰外戚傳云子夫生三女元朔三

更名其邑曰當利

公主天子親如五利之第使者存問

共給相屬於道

自大主將相以下皆置酒其家韋昭曰

帝姑竇太

獻遺之天子又刻玉印曰天道將軍使使衣

羽衣夜立白茅

上五利將軍亦衣羽衣立白茅上受印

以視不臣也

師古曰羽衣以鳥羽為衣取其而佩天道

者且為天子道天神也

師古曰為音于偽反於是五利

常夜祠其家欲以下神

後裝治行東入海求其師云大

見數月佩六印

賢震天下而海上燕齊之間莫不益擊

而自言有禁方能神僊矣

師古曰益捉持也擊古其夏

六月分陰巫錦

應劭曰為民祠魏睢后土營旁魏故

見地如鉤狀

培視得鼎

鼎大異於眾

鼎文鏤無款

怪之言

吏告河東

太子

使驗問巫得鼎無姦詐廼以禮

迎鼎至甘泉從上行薦之如漢曰以鼎從行上甘泉

至中山晏温漢曰二轅謂日出清霄為晏晏而

有黃雲焉有黃雲故為異也有鹿過上自射之因

之以誓云至長安公卿大夫皆議尊寶鼎天子曰聞者

河溢歲數不登故巡祭后土祈為百姓育穀今年豐

未報鼎曷為出哉師古曰鼎美也言稼穡美也未報者

未獲年豐之數也其下張敞引有司皆言聞昔秦帝

神鼎一師古曰秦帝者即秦吳伏羲氏也一者一統天地萬物所繫

也黃帝作寶鼎三象天地人禹收九牧之金師古曰

鍊鑄九鼎象九州皆嘗醵享上帝鬼神服虔曰以享

相下以禮之唯鑄及釜享音普庚反其空足曰鬲蘇林

以象三德如海曰鼎有三足故也三德

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事見周書洪範饗承天祐夏德衰鼎遷于殷

殷德衰鼎遷于周周德衰鼎遷于秦秦德衰宋之社亡

鼎迺淪伏而不見周頌曰白堂俎基自羊俎牛俎鼎及

燕不吳不教胡考之休師古曰周頌絲衣之詩也基門

事者或升堂空或之門塾說牛羊之牲及舉大小之鼎

告其致繁神降之福故獲壽考之美曰何壽之美何壽

今鼎至甘泉以光潤龍變承休無滯合茲樂山有壽

雲師古曰言鼎至甘泉之後光潤變見若龍之神能

降輿初至平山黃  
雲之端若合地蓋若獸為獲  
服虔曰雲若獸在車蓋也音灼曰蓋辭也符謂

鹿也師古曰二說非也蓋發語辭也路弓乘矢集獲  
言若泉之雲又若獸形以為符端也

下李奇曰宜言盧弓韋昭曰路大也四矢曰乘  
師古曰韋說是也又於魯下獲弓矢之應報福大

享唯受命而帝者心知其意而合德焉  
服虔曰高祖受命知之宜見鼎

於其廟也師古曰鼎宜視宗廟廟藏於帝庭以合明應  
合德謂與天合德

制曰可入海求蓬萊者言蓬萊不遠而不能至者殆不  
見其氣上迺遣望氣佐候其氣云其秋上雍且郊

地形高故云上或曰五帝泰一之佐也宜立泰一而止  
也音時掌反

親郊之上疑未定齊人公孫卿曰今年得寶鼎其冬辛  
巳朔旦冬至與黃帝時等卿有札書曰黃帝得寶鼎冕

侯問於鬼臾區  
師古曰鬼由大區黃帝位也說文志云鬼容區而此志作史區史容聲相近者一

也鬼臾區對曰黃帝得寶鼎神策是歲巳酉朔日冬至  
得天之紀終而復始於是黃帝迎日推策  
晉灼曰迎款之也臣黃曰

日月朔望未來而後率二十歲復朔旦冬至凡二十推  
推之故曰迎日

三百八十年黃帝僊登于天卿因所忠欲奏之  
師古曰姓名也解

在食貨志所忠視其書不經疑其妄言謝曰寶鼎事已  
決矣尚何以為卿因壁人奏之上大說迺召問卿對曰

受此書申公申公巳死上曰申公何人也卿曰齊人  
安期生通受黃帝言無書獨有此鼎書曰漢興復當

帝之時曰漢之聖者在高祖之孫且曾孫也寶鼎出而

帝之時曰漢之聖者在高祖之孫且曾孫也寶鼎出而

帝之時曰漢之聖者在高祖之孫且曾孫也寶鼎出而

帝之時曰漢之聖者在高祖之孫且曾孫也寶鼎出而

與神通封禪封禪七十二王唯黃帝得上泰山封也  
曰漢帝亦當上封禪封禪則能僊登天矣黃帝萬歲  
而神靈之封君七千應劭曰黃帝時諸侯會封禪者七千人也李奇曰說僊道得封者七千國也張晏曰神靈之封謂山川之宇也師古曰僊是也山川之宇謂尊山川之神令主祭祀也即國言所云汪芒氏之君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蠻夷五在中國中  
國華山首山太室山泰山東萊山此五山黃帝之所常游與神會黃帝且戰且學德惠百姓非其道廼斷斬非鬼神者百餘歲然後得與神通黃帝郊雍上帝宿三月鬼史區號大鴻死葬雍故鴻冢是也蘇林曰今其後黃帝接萬靈明庭明庭者甘泉也所謂寒門者谷口也

曰黃帝升仙之處也師古曰谷口神山之谷口也漢中為縣今平之治谷是也以仲山之此寒涼故謂此谷為寒門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亦晉灼曰地理志首山在馮翊懷德縣也鼎既成有龍垂胡頰下迎黃帝師古曰胡頰類其毛也黃帝上騎羣臣後宮從上龍七十餘人龍廼音人占反去餘小臣不得止廼悉持龍頰龍頰枝墮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龍頰號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於是天子曰嗟乎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知脫屣耳拜仰為師使東候神於太室上遂郊雍至隴西登空桐采甘泉今祠官寬錄祭具泰一祠壇祠壇放亳忌泰一壇三夜音該

五帝壇環居其下各如其方黃帝西南於壇東

日坤位也素一所用如雍一時物而加禮樂廟之屬

殺一羣牛以為俎豆牛具李時曰音與尾音與也而

五帝獨有豨豆醴進師古曰其醴豨之具所以加禮也其

下四方地為殿食羣神從者及北十云師古曰殿字與

祭也音的也巳祠胙餘皆燎之其赤色白白鹿居其中

氣在鹿中鹿中水而酒之服虔曰上合酒酒真酒也晉

師古曰言以白鹿內牛中以嘉祭日以牛祭月以羊羣

內鹿中又以水及酒合內鹿中祭日以牛祭月以羊羣

特師古曰若牛若羊泰一祝宰則六泰及繡五帝各如

其色日赤月白十一月辛巳朔旦夕聖物爽師古曰尚

宜蓋未明之天子始郊拜泰一朝朝百夕夕月師古曰

拜日為朝下則揖而見泰一如雍郊禮其贊饗曰師古

朝音丈昭反則揖而見泰一如雍郊禮其贊饗曰師古

祝辭謂天始以寶鼎神策授皇帝朔而又朔終而復始皇

帝敬拜見焉而衣上黃其祠列火漢壇壇旁亭炊具有

司云祠上有光公卿言皇帝始郊且泰一雲陽有司奉

瑄玉孟康曰璧大六寸謂之瑄嘉牲薦饗師古曰漢舊儀云祭天是

夜有美光及晝黃氣上屬天太史令談祠官寬舒等白

神靈之休祐福光祥宜因此地光試立泰時壇以明應

師古曰明著美光令太祝領秋及臘間祠三歲天子至

郊見其秋為伐南越告禘泰一以牲荆畫播二月光

登龍以象太一三星為泰一鏡旗李奇曰杜預注謂之  
無千者皆謂齊之道晉灼曰杜預謂不相當也月暈刻  
之為券以畏病者天文志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也考  
三星三公也畫一星在後三星在前為泰一鏡旗也師  
古曰李晉二說也是也以杜預為謬等而畫為日月龍  
星命曰靈旗為兵禱則太史奉以指所伐國而五利將  
軍使不敢入海之泰山祠上使人隨驗實無所見五利  
妄言見其師其方盡多不讎師古曰讎應當上廼誅五  
利其冬公孫卿候神河南言見僊人迹緱氏城上有物  
如雉往來城上天子親幸緱氏視迹問卿得毋効文成  
五利乎卿曰僊者非有求人主人主者求之其道非少  
實候神不來言神事如迂誕積以歲廼可致於是郡國

各除道繕治宮館名山神祠所以望幸矣其春既成  
越嬖臣李延年以好音見上善之下公卿議曰民間  
有鼓舞樂今郊祀而無樂豈稱乎公卿曰古者祠天地  
皆有樂而神祇可得而禮或曰泰帝使素女鼓五十弦  
瑟悲帝禁不止師古曰秦帝亦謂秦吳故破其瑟為二  
十五弦於是塞南越禱祠泰一后土始用樂舞益召歌  
兒作二十五弦及空侯瑟自此起其來年冬上議曰古  
者先振兵釋旅然後封禪廼遂北巡朔方勒兵十餘萬  
騎還祭黃帝冢橋山釋兵涼如李奇曰地名也上曰吾聞黃帝  
不死有冢何也或對曰黃帝以僊上天羣臣葬其衣冠

既至甘泉為且用事泰山先類祠泰一師古曰且猶將也類祠謂以事

意而祭之自得寶鼎上與公卿諸生議封禪封禪用希曠絕

莫知其儀體而羣儒采封禪尚書周官王制之望祀射

牛事師古曰天子有事宗廟必自射牲蓋示親殺也事見國語齊人丁公年九十餘

曰封禪者古不死之名也秦皇帝不得上封陛下必欲

上稍上即無風雨遂上封矣上於是迺令諸儒習射牛

草封禪儀數年至且行天子既聞公孫卿及方士之言

黃帝以上封禪皆至怪物與神通欲放黃帝以接神人

蓬萊高世比德於九皇張晏曰三皇之前有人皇九首

古曰韋而頗采儒術以文之羣儒既已不能辯明封禪

事又拘於詩書古文而不敢騁上為封祠噐視羣儒羣

儒或曰不與古同徐偃又曰師古曰徐偃博上姓名太常諸生行

禮不如魯善周霸屬圖封事服虔曰屬會也會諸儒圖封事也師古曰周霸亦人

姓名也屬音之欲反於是上黜偃霸而盡罷諸儒弗用三月迺東

幸緱氏禮登中嶽太室從官在山上聞若有言萬歲云

問上上不言問下下不言迺令祠官加增太室祠禁毋

伐其山木以山下戶凡三百封密高為之奉邑師古曰密古崇

字耳以崇奉高高山故謂之密高奉邑奉音扶用反獨給祠復無有所與上音

東上泰山如淳曰言易上也泰山從南面直上步道三十里車道百里泰山草木未

生迺令人上石立之泰山顧上遂東巡海上行禮祠八

神齊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萬數迺益發船令言海中神山者數千人求蓬萊神人公孫卿持節常先行候名山至東萊言夜見大人長數丈就之則不見見其迹甚大類禽獸云羣臣有言見一老父牽狗言吾欲見鉅公鄭氏曰天子也張晏曰天子為天已忽不見上既見大迹未信及羣臣又言老父則大以為僊人也宿留海上師古曰宿留謂有所須待也宿音先欲反留音力就反它皆類此與方士傳車師古曰間微也四月天子至梁父禮祠地主至乙卯令侍中儒者皮弁縹紳

射牛行事封泰山下東方如郊祠泰一之禮封廣丈二尺高九尺其下則有玉牒書書祕禮畢天子獨與侍中奉車子侯上泰山服虔曰子侯霍去病子也亦有封其事皆禁明日下陰道丙辰禪泰山下陞東北肅然山如祭后土禮天子嘗親拜見衣上黃而盡用樂焉江淮間一茅三脊為神藉五色土益雜封縱遠方奇獸飛禽及白雉諸物頗以加祠兕牛象犀之屬不用皆至泰山然後去封禪祠其夜若有光晝有白雲出封中天子從禪還坐明堂臣更上書下詔改元為元封語在武紀又曰古者天子五載一郊狩用事泰山諸侯有朝宿地其令諸侯各

漢書卷五十一

禮書

三



泰山下天子既已封泰山無風雨而方士更言蓬萊  
諸神若將可得於是上欣然庶幾遇之復東至海上蓬  
萊舉車子侯暴病一日死上迺遂去並海上北至碣石  
臺自遼西歷北邊至九原五月迺至甘泉周萬八千里  
云其秋有星孛于東井後十餘日有星孛于三能師古曰能  
讀曰望氣王朔言後獨見填星出如瓜食頃復入有司  
皆曰陛下建漢家封禪天其報德星云師古曰德星  
於帝其來年冬郊雍五帝還拜祝祠泰一師古曰拜  
祝贊贊曰德星昭衍厥維休祥師古曰昭明壽星仍出  
淵耀光明信星昭見皇帝敬拜泰祝之享其春公孫卿

言見神人東萊山若云欲見天子天子於辛纘氏城

拜卿為中大夫遂至東萊宿留之數日母所見見大人

迹云復遣方士求神人采藥以千數是歲旱天子既出

亡名迺禱萬里沙應劭曰萬里沙神祠也在東萊曲過

祠泰山臣瓚曰即今之泰山還至瓠子自臨塞決河留

二日湛祠而去師古曰湛讀曰沈謂沈祭具於

郊祀志第五上終 前漢書二十五



具其下 將招來神僊之屬於是甘泉更置前殿始廣

宮室夏有之生甘泉殿房內中天子為塞河與通天者

有光云 陛下詔赦天下師古曰為塞河及造通天臺

明年伐朝鮮夏旱公孫卿曰黃帝時封則天旱乾封三

年師古曰三歲不雨暴上西下詔天旱意乾封乎師古曰

適新封則獲旱天師古曰其令天下尊祠靈星焉明年上郊雍

五時通回中道遂北出蕭關歷獨鹿鳴澤自西河歸幸

河東祠后土明年冬上巡南郡至江陵而東登禮濬之

天柱山號曰南嶽師古曰南嶽江縣天柱山在焉浮江

自潯陽出樅陽過彭蠡禮其公師古曰山川北至琅邪並海上

師古曰並四月至泰高修封焉初天子封泰山泰山東

北陟古時有明堂處處險不敞師古曰言其上欲治明

堂奉高旁未曉其制度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

圖師古曰公玉姓也帶名也呂氏春秋齊有公玉丹此

蓋其舊族而說者讀公玉為宿非也單姓王者後漢

自音宿明堂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水圖

宮垣為復道師古曰復上有樓從西南入名曰昆侖天

子從之入以拜祀上帝焉於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

如帶圖師古曰汶水名也明堂於汶

是歲修封則祠泰一五帝於明堂上坐合高皇帝祠並

對之師古曰嘉靖

高祖廟 何諸未 入始拜 明堂如郊禮畢祭堂下而上

入始拜 明堂如郊禮畢祭堂下而上

山自有 祕祠其顛而泰山下祠五帝各如其方黃帝者

赤帝所 師古曰與有司侍祠焉山上舉火下悉應之

幸甘泉 郊泰時春幸汾陰祠后土明年幸泰山以十一

月甲子 朔旦冬至日祀上帝於明堂後每修封其贊

曰天增 授皇帝泰元神策周而復始皇帝敬拜泰一

曰自此以上 東至海上考入海及方士求神者莫驗

益遣幾 遇之師古曰幾讀曰與言更 乙酉柏梁災十二

月甲午 朔上親禪高里師古曰高里名也 祠后土臨勃海將

聖祀蓬萊之屬幾至殊庭師古曰殊庭蓬萊中 上還

以柏梁災故受計甘泉公孫卿曰黃帝就青靈臺十二

日燒師古曰就成也造臺適 黃帝乃治明庭明庭甘泉

也方士多言古帝王有都甘泉者其後天子又朝諸侯

甘泉甘泉作諸侯邸勇之廼曰粵俗有火災復起屋必

以大用勝服之於是作建章宮度為千門萬戶前殿度

高未央師古曰度並音大各反 其東則鳳闕高二十餘丈

事云其闕園 其西則商中數十里虎圈如淳曰商中商

上有銅鳳凰 其北治大

金也於序在秋故謂西方之庭為商庭言廣 其北治大

池漸臺高二十餘丈名曰泰液師古曰漸浸也臺在池

池漸臺高二十餘丈名曰泰液

一音子廉反三輔黃圖 池中有蓬萊方丈瀛洲壺梁象  
或為巖字巖亦浸耳

海中神山龜魚之屬 師古曰三輔故事云池北岸有石  
魚長二丈高五尺西岸有石龜三

枚長六尺 其南有玉堂壁門大鳥之屬 師古曰立  
大鳥象也 立神明臺

井幹樓高五十丈輦道相屬焉 師古曰漢宮閣疏云神  
明臺高五十丈上有九

室恒置九天道士百人然則神明井幹俱高五十丈也  
井幹樓積木而高為樓若井幹之形也井幹者井上木

欄也其形或四角或八角張衡西京賦云井幹  
疊而百層即謂此樓也幹或作翰其義並同 夏漢改

歷以正月為歲首而色止黃官更印章以五字因為太

初元年是歲西伐大宛蝗大起丁夫人雒陽虞初等 應

曰丁夫人其先丁復本越人封陽都侯夫人  
其後以詛軍為功帝詔曰丁姓夫人名也 以方祠詛

匈奴大宛焉明年有司言雍五時無牢孰具芬芳不備

廼令祠官進時犢牢具色食所勝 孟康曰若火勝金  
祠赤帝以白牲也

而以木寓馬代駒去及諸名山川用駒者悉以木寓馬

伐獨行過親祠廼用駒它禮如故明年東巡海上考神

僊之屬未有驗者方士有言黃帝時為五城十二樓 應

曰昆侖玄圃五城十  
二樓僊人之所常 以候神人於執期 鄭氏曰  
地名也 名曰迎

年 師古曰迎  
年若云祈年 上許作之如方名曰明年 師古曰言明  
其得延年也

上親禮祠上犢黃馬公玉帶曰黃帝時雖封泰山然風

后封鉅岐伯令黃帝封東泰山 帝昭曰風后封鉅岐伯  
皆黃帝臣也臣瓚曰東

泰山在琅邪朱虛  
界中有小泰山是 禪凡山 師古曰凡山在朱  
虛縣見地理志 合符然後

不死天子既令設祠具至東泰山東泰山卑小不稱其

聲迺令祠官禮之而不封焉其後令帶奉祠候神物復

還泰山修五年之禮如前而加禪祠石間石間者在泰

山下陟南方師古曰下方士言僊人間也故上親禪焉

其後五年復至泰山修封還過祭恒山自封泰山後十

三歲而周偏於五嶽四瀆矣後五年復至泰山修封東

幸琅邪禮日成山登之罘浮大海用事人神延年師古

並在武紀延年即又祠神人於交門宮若有鄉坐拜者

云師古曰如有神人景象靈祠坐而後五年上復修封

于泰山東游東萊臨大海具歲雍縣無雲如雷者三師古

或如虹氣蒼蒼若飛鳥集棧陽宮南師古

音聲聞四百里隕石二黑如鷲有司以為美祥以薦宗

廟而方士之候神入海求蓬萊者終無驗公孫卿猶曰

大人之迹為解師古曰言見大人天子猶羈縻不絕師古

薄忘泰一及三一真羊馬行赤星五林道奇之祠官持

日皆以歲時致禮凡六祠皆大祝饗師古曰與至如八神諸明

年凡山它名祠行過則祠去則已方士所與祠各自主

其人終則已祠官不主定祠皆如故昔泉泰一汾陰后

土三年親郊祠而泰山五年一修封武帝凡五修封昭

帝即位富於春秋未嘗親是祭云宣帝即位由武帝正

禮者八等刊

統與故立三年享孝武廟為世宗行所巡狩郡國皆立  
廟告祠世宗廟日有白鶴集後庭以立世宗廟告祠孝  
昭襄有鳳五色集殿前西河築世宗廟神光與于殿旁  
有鳥如白鶴前赤後青神光又與于房中如燭狀廣川  
國世宗廟殿上有鐘音門戶大開初有光殿上盡噴止  
題下詔赦天下時大將軍霍光輔政止其已正南面拜  
宗廟之祀不出十二年題下詔曰甚聞天子享事天地  
修祀山川古今通禮也間者上帝祠闕而不親十有  
餘年朕甚懼焉朕親飭躬齊戒親奉祀為百姓蒙嘉氣  
獲豐年焉明年正月上始幸甘泉郊見泰畤數有美祥

修武帝故事盛車服敬齊祠之禮頗作詩歌其三月幸

河東祠后土有神爵集改元為神爵制詔太常夫江海

百川之大者也今闕焉無祠其令祠官以禮為歲事師古

日言每歲常祠之以四時祠江海雒水所為天下豐年焉自是

五嶽四瀆皆有常禮東嶽泰山於博中嶽泰室於嵩高

南嶽瀟山於瀟師古曰瀟與潛同也西嶽華山於華陰北嶽常山

於上曲陽師古曰曲陽常山郡之縣也河於臨晉師古曰馮翊之縣也臨河西岸江

於江都師古曰廣陵之縣也淮於平氏師古曰南陽之縣也濟於臨邑界中

師古曰東郡之縣也皆使者持節待祠唯泰山與河歲五祠江水

四餘皆一禱而三祠云時南郡獲白虎獻其皮牙爪上

爲立祠又呂方士言爲隨侯劍寶玉寶璧周康寶鼎立

四祠於未央宮中又祠太室山於卽墨三戶山於下密

師古曰卽墨下密皆膠東之縣也祠天封苑火井於鴻門如淳曰地理志西河鴻門

縣有天封苑火井祠火從地中出又立歲星辰星太白熒惑南斗祠於

長安城旁又祠參山八神於曲城師古曰東萊之縣也蓬山石社

石鼓於臨胸師古曰臨胸齊郡縣也胸音劬地理志蓬山作達山也之朶山於睡

成山於不夜萊山於黃應劭曰睡音甄晉灼曰睡不夜黃縣皆屬東萊師古曰睡音文

瑞反成山祠日萊山祠月又祠四時於琅邪蚩尤於壽良

師古曰東郡之縣也京師近縣鄠則有勞谷五牀山日月五帝僊

人王女祠雲陽有徑路神祠祭休屠王也師古曰休屠匈奴王號也

徑路神本匈奴之祠也休音許蚪反屠音除又立五龍山僊人祠及黃帝天

神帝原水凡四祠於膚施師古曰膚施之郡之縣也或言益州有金

馬碧雞之神如淳曰金形似馬碧形似雞可醮祭而致於是遣諫大

夫王褒使持節而求之大夫劉更生獻淮南枕中洪寶

苑祕之方師古曰洪大也苑祕者言祕術之苑囿也令尙方鑄作事不驗更

生坐論京兆尹張敞上踈諫曰願明主時忘車馬之好

斥遠方士之虛語游心帝王之術太平庶幾可興也後

尙方待詔皆罷是時美陽得鼎獻之師古曰美陽扶風之縣也下有

司議多以爲宜薦見宗廟如元鼎時故事張敞好古文

字按鼎銘勒而上議曰臣聞周祖始乎后稷后稷封于

順治十六年刊



爨師古曰爨讀與郃同今武功故城是公劉發迹於豳師古曰豳州是也大王建

國於邽梁師古曰梁山在岐山之東九變之西非夏陽之梁山也邽古岐字文武興於

鄠鎬師古曰鄠今長安城西豐水上也鎬在昆明池北由此言之則邽梁鄠鎬

之間周舊居也固宜有宗廟壇場祭祀之職今鼎出于

邽東中有刻書曰王命尸臣官此邽邑師古曰尸臣主事之臣也邽邑

卽豳地是也邽音荀賜爾旂鸞黼珣戈師古曰交龍為旂鸞謂有鸞之車也黼冕服

也珣戈刻鏤之也珣與凋同尸臣拜手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丕顯休

命師古曰拜手首至於手也臣愚不足以述古文師古曰尋其文迹竊以傳

記言之此鼎殆周之所以褒賜大臣大臣子孫刻銘其

先功藏之於宮廟也昔周之出於汾睢也河東太守

以聞詔曰朕巡祭石土祈為百姓蒙豐年師古曰為今音干為反

穀嗟未報師古曰不少意也言穀稼尚鼎焉為出哉博

問耆老意舊藏與師古曰言鼎豈舊藏於誠欲考得事

實也有司驗雕師古曰此鼎細小又有款識大八尺一寸高三尺六

寸殊異於衆鼎師古曰款刻也

反不宜為見於宗廟師古曰京兆尹議是上自幸河東之

明年正月鳳皇集師古曰後魏馮翊之縣也後音

於所集處得玉寶師古曰後魏馮翊之縣也後音

皇神爵甘露降集師古曰後魏馮翊之縣也後音

鳳皇殿曰答嘉瑞師古曰後魏馮翊之縣也後音

五年正月復幸甘泉邽秦時改元曰

五鳳明年幸雍祠時其明年春幸河東祠后土赦天下後閏歲改元為止露正月上幸甘泉郊泰時其夏黃龍見新豐建章未出長樂宮鐘虞銅人皆生毛長一丈所師古曰虞神獸也也也時以為美祥後閏歲正月上郊泰時因朝也正月復幸甘泉郊時又朝軍于於甘泉宮至冬而崩鳳皇下郡國凡五餘所元帝即位遵舊儀閏歲正月一幸甘泉郊泰時東至河東祠后土西至雍祠五時凡五奉泰時后土祠亦施恩澤時所過毋出田租賜百戶牛酒師古曰古有賜也或賜爵赦罪人元帝好儒貢

禹韋玄成匡衡等相繼為公卿禹建言漢家宗廟祭祀多不應古禮上是其言後韋玄成為丞相議罷郡國廟自太上皇孝惠帝諸園寢廟皆罷後元帝寢疾夢神靈譴罷諸廟祠上遂復焉後或罷或復至哀平不定語在韋玄成傳成帝初即位丞相衡御史大夫譚師古曰衡匡衡譚張譚奏言帝王之事莫大乎承天之序承天之序莫重於郊祀故聖王盡心極慮以建其制祭天於南郊就陽之

義也瘞地於昆郊即陰之象也師古曰祭地曰瘞葬故云瘞地也即就也天

之於天子也因其所都而各饗焉往者孝武皇帝居甘泉官即於晉陽立泰時祭於官南今行常幸長安郊見

皇天反北之泰陰祠后土反東之少陽事與告制殊又  
至雲陽行谿谷中院陝且百里汾陰則渡大川有風波  
舟楫之危皆非聖主所宜數乘郡縣治道共張吏民困  
苦師古曰共讀國供音居困反張音竹亮反下皆類此百官煩費勞所保之民行  
危險之地師古曰保蒙也難以奉神靈而祈福祐殆未合於承  
天子民之意昔者周文武郊於豐鄩城王郊於維邑由  
此觀之天隨王者所居而饗之可見也甘泉泰畤河東  
后土之祠宜可徙置長安合於古帝王願與羣臣議定  
奏可大司馬車騎將軍許嘉等八人以為所從來久遠  
宜如故右將軍王商博士帥丹議郎翟方進等五十人

以為禮記曰燔柴於太壇祭天也瘞葬於太折祭地也

禮記曰大折謂為壇於昭晰地也師兆於南郊所以定

天位也師古曰除地為兆也祭地於太折在北郊就陰位也

郊處各在聖王所都之南北書曰越三日丁巳用牲于

郊牛二周公加牲告徙新邑定郊禮於維明王聖主事

天明事地祭六地明察神明章矣天地以王者為主故

聖王制祭天地之禮必於國郊長安聖主之居皇天所

觀視也甘泉可東之祠非神靈所饗宜徙就正陽大陰

之處遷俗復禮聖制定天位如禮便於是衡譚奏議

曰陛下聖德忽明禮承天之大典覽羣下

禮

使各悉心盡慮謂郊祀之處天下幸甚臣聞廣謀從衆  
則合於天心故謂夏曰三人占則從二人言言少從多  
之義也論當從古謂夏於萬民則依而從之違道寡與則  
廢而不行今謂著五十八人其五十人言當從之義皆  
著於經傳曰於上世便於吏民八人不按經藝考古制  
而以為不宜無法之議難以定吉凶太誓曰正稽古立  
功立事可以永年謂天之大律師古曰今文泰誓周書  
也律法也言正考古道而立事則可詩曰毋曰高高在  
長年享有天下是則奉天之大法也詩曰毋曰高高在  
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師古曰詩周頌敬之詩也陟升  
高遠在上而不加言天之日監王者  
日月監觀於此視

之處也又曰廼眷西顧此維予宅師古曰大雅皇矣之

然西顧以周國為居也商言天以文王之都為居也宜

於長安定南北郊為萬世基天子從之既定衡言甘泉

泰時紫壇八觚宣通象八方服虔曰八觚如今社壇也五帝

壇周環其下又有羣神之壇以尚書裡六宗望山川徧

羣神之義紫壇有文章采鏤黼黻之飾及玉女樂師古

舊嚴云祭天用六絲絳席六重用玉几玉飾器凡石壇

僊人祠瘞禮樂志云使童男童女俱歌也石壇

柴壇饗帝之義場地而祭土質也歌大呂舞雲門以

天神歌太簇舞咸池以娛地祇師古曰此周禮也大呂

合於黃鍾黃鍾陽聲之

首也雲門黃帝樂也大簇陽其牲用犢其席橐積其

陶匏師古曰陶瓦器皆因天地之性貴誠上質不敢修

其文也以為神祇功德至大雖修精微而備庶物猶不

足以報功唯至誠為可故上質不飾以章天德紫壇備

飾女樂鸞路騁駒龍馬石壇之屬宜皆勿修衡又言王

者各以其禮制事天地非因異世所立而繼之今雍廊

密上下時宣晉灼曰秦文公本秦侯各以其意所立非禮

之所載術也漢興之初儀制未及定即且因秦故祠復

此北時今既稽古建定天地之大禮郊見上帝青赤白

黃黑五方之帝皆畢陳各有位饌祭祀備具諸侯所妄

違玉者不當長遵及北時未定時所立師古曰謂高祖

不宜復修天子皆從焉及陳寶祠由是皆罷明年上始

祀南郊赦奉郊之縣及中都官耐罪囚徒師古曰中都官京師諸官

也是歲衡譚復條奏長安厨官縣官給祠郡國候神方

士使者所祠凡六百八十三所其二百八所應禮及疑

無明文可奉祠如故其餘四百七十五所不應禮或復

重請皆罷奏司本雍舊祠二百三所唯山川諸星十五

所為應禮云石諸布諸嚴諸逐皆罷社主有五祠置其

一又罷高祖所立梁晉秦荆巫九天南山萊中之屬及

孝文渭陽老武薄忌泰一三一黃帝真羊馬行泰一臯

山山君直爽

夏后啓母石萬里沙八神延年之屬及孝

宣參山蓬山

之罌成山萊山四時蚩尤勞谷五牀僊人

正女怒露書

帝天神原水之屬皆罷候神方士使者副

佐本草待詔

七十餘人皆歸家師古曰日本草待詔謂以方藥本草而待詔者

明年匡衡坐

事免官爵衆庶多言不當變動祭祀者又

初罷甘泉泰

畤作南郊日大風壞甘泉竹宮折拔畤中

樹木十國以

上百餘天子異之以問劉向對曰家人尚

不秋絕種祠

師古曰家人謂庶人之家也種祠繼祠所傳祠也况於國之神寶

香時且甘泉

汾陰及雍五畤始立皆有神祇感應然後

言之非苟而已也武宣之世奉此三神禮敬救備師古曰

也神光尤著祖宗所立神祇舊位誠未易動及陳寶祠

自秦文公至今七百餘歲矣漢興世世常來光色赤黃

長四五丈直祠而息音聲碎隱野雞皆雉師古曰直當也息止也當

祠處而止也每見雍太祝祠以太牢遣候者乘傳馳詣

行在所師古曰報神之來也傳丁戀反以為福祥高祖時五來文帝二

十六來武帝七十五來宣帝二十五來初元元年以來

亦二十來此陽氣舊祠也及漢宗廟之禮不得擅議皆

祖宗之君與賢臣所共定古今異制經無明文至尊至

重難以疑說正也前始納貢禹之議後人相因多所動

搖易大傳曰誣神者殃及三世恐其咎不獨止禹等上

意恨之

師古曰恨悔也

後上以無繼嗣故令皇太后詔有司曰

蓋聞王者承事天地交接泰一尊莫著於祭祀孝武皇

帝大聖通明始建上下之祀

師古曰上下謂天地

營泰時于甘泉

定后土于汾陰而神祇安之饗國長久子孫蕃滋累世

遵業福流于今今皇帝寬仁孝順奉循聖緒靡有大愆

而久無繼嗣思其咎職

師古曰職主也咎過主於此也

殆在徙南北郊

違先帝之制改神祇舊位失天地之心以妨繼嗣之福

春秋六十未見皇孫

師古曰皇太后自謂

食不甘味寢不安席朕

甚悼焉春秋大復古善順祀其復甘泉泰時汾陰后土

如故及雍五畤陳寶祠在陳倉者天子復親郊禮如前

又復長安雍及郡國祠著明者且半成帝末年且好

神亦無以繼嗣故多上書言祭祀方術者皆得待詔祠

祭上林苑中長安城傍費用甚多然無大貴盛者谷永

說上曰臣聞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

情不可罔以非類諸背五經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

而盛稱奇怪鬼神廣崇祭祀之方求報無福之祠及言

世有僊人服食不終之藥造與輕舉

如淳曰造遠也與舉也師古曰造古

遙字也興起也謂起而遠去也

登遐倒景

如淳曰在日月之上反從下照故其景倒師古曰遐亦遠

也覽觀縣圃浮游蓬萊

李奇曰崑崙九成上有縣圃縣圃之上即閭闔天門耕耘

五德朝種暮穫

晉灼曰翼氏風角五德東方甲南方丙西方庚北方壬中央戊種五色禾於此

地而耕與山石無極師古曰言獲長壽黃治變化晉灼曰黃

者鑄黃金也道家言治丹砂令變化可鑄作黃金也堅冰淖溺晉灼曰方士詐以

之米上水即消因假為神仙道使然也或曰謂治金化

色五倉之術者李奇曰思身中有五色腹中有五倉皆

姦人惑眾挾左道懷詐偽以欺罔世主師古曰左道邪

也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遇求之盪盪如係風捕影

終不可得是以明王距而不聽聖人絕而不語昔周史

萇弘欲以鬼神之術輔尊靈王會朝諸侯而周室愈微

諸侯愈叛楚懷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獲福助卻秦師

而兵挫地削身辱國危秦始皇初并天下甘心於神僊

之道遣徐福韓終之屬多齋童男童女入海求神采藥

因逃不還天下怨恨漢興新垣平齊人少翁公孫卿樂

大等皆以僊人黃治祭祠事鬼使物入海求僊采藥貴

幸賞賜累千金大尤尊盛至妻公主爵位重祭震動海

內元鼎元封之際燕齊之間方士瞋目捩擊言有神僊

祭祀致福之術者以萬數其後平等皆以術窮詐得誅

夷伏辜師古曰詐得謂主上得其詐偽之至初元中有天淵玉女鉅鹿

神人轅陽侯師張宗之姦紛紛復起師古曰轅陽侯江

家丞上印綬隨宗學仙免官轅音遠夫周秦之末三五之隆師古曰三謂

帝也已嘗專意散財厚爵祿竦精神舉天下以求之矣曠



日經年靡有毫釐之驗者以揆今經曰享多儀儀不及

物信曰不享論語說曰子不語怪神惟陛下距絕此類

毋令姦人有以窺伺者上善其言後成都侯三商為大

司馬衛將軍輔政杜鄴說商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

禴祭師古曰此易既濟九五爻辭也東鄰謂商紂也西鄰謂周文王也禴祭謂禴煮新菜以祭言祭祀之道

莫盛修德故紂之牛牲不言奉天之道貴以誠質大得

民心也行穢祀豐猶不蒙祐德修薦薄吉必大來古者

壇場有常處祭禮有常用師古曰祭古燎字贊見有常禮犧牲

玉帛雖備而財不匱車輿臣役師古曰助也而用不勞是故每

舉其禮助者歡說師古曰助也大路所歷黎元不知

師古曰大路天子祭天所乘之車也今甘泉河東天地

郊祀咸失方位違陰陽之宜及雍五時皆曠遠奉尊之

役休而復起繕治共張無解已時皇天著象殆可畧知

前上甘泉先畷失道師古曰畷與驅字同禮月之夕奉引復迷韋

曰奉引前導引車祠后土還臨河當渡疾風起波船不可御又

雍大雨壞平陽宮垣廼三月甲子震電災林先宮門孟

曰甘泉一名林光師古曰林光秦離宮名也漢又於其旁起甘泉宮非一也祥瑞未著咎徵

仍臻迹三郡所奏皆有表獻師古曰迹謂觀其事迹也不荅不饗何

以甚此師古曰不荅不為荅也詩曰率由舊章舊章先

王法度文王以之交神于祀子孫千億宜如異時公卿

之議復還長安南北郊後數年成帝崩皇太后詔有司

曰皇帝卽位思順天心遵經義定郊禮天下說憲師古曰說

讀曰懼去有皇孫故復其泉泰時汾陰后土庶幾獲福

皇帝恨難之卒未得其祐其後南北郊長安如故以順

皇帝之意也哀帝卽位寢疾博徵方術士京師諸縣皆

有侍祠使者盡復前世所常典諸神祠官凡七百餘所

一歲三萬七千祠云明年復令太皇太后詔有司曰皇

帝孝順奉承聖業靡有懈怠古曰懈而久疾未瘳夙

夜唯思殆繼體之君不宜改作其復其泉泰時汾陰后

土祠如故上亦不能親至遣有司行事而禮祠焉後三

年哀帝崩平帝元始五年大司馬王莽奏言王者父事

天故爵稱天子孔子曰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

父嚴父莫大於配天王者尊其考欲以配天元考之意

欲尊祖推而上之遂及始祖是以周公郊祀后稷以配

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禮記天子祭天地及山

川歲徧春秋穀梁傳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郊師古

日稼卜高皇帝受命因雍四時起北時而備五帝未共

天地之祀師古曰共孝文十六年用新垣平初起渭陽

五帝廟祭泰一地祇以太祖高皇帝配日冬至祠泰一

夏至祠地祇皆并祠五帝而共一牲上親郊拜後平伏

誅迺不復自親而使有司行事孝武皇帝祠雍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后土無祠則禮不答也於是元鼎四年十一月甲子始立后土祠於汾陰或曰五帝泰一之佐宜立泰一五年十一月癸未始立泰一祠於甘泉三歲一郊與雍更祠師古曰更音工衡反亦以高祖配不歲事天皆未應古制建始元年徙甘泉泰畤河東后土於長安南北郊永始元年三月呂未有皇孫復甘泉河東祠綏和二年以卒不獲祐復長安南北郊建平三年懼孝哀皇帝之疾未瘳復甘泉汾陰祠竟復無福臣謹與太師孔光長樂少府平晏大司農左咸中壘校尉劉歆大中大夫朱

陽博士薛順議郎國由等六十七人議皆曰宜如建始

時丞相衡等議復長安南北郊如故莽又頗改其祭禮

曰周官天墜之祀師古曰墜古地字也下皆類此樂有別有合其合樂

曰日六律六鐘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祀天神祭墜祇

祀四望祭山川享先妣先祖師古曰此周禮春官大司

六鍾以六律六鐘之鈞也五聲宮商角徵羽八音金石

絲竹匏土革木六舞雲門咸池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也

大合樂者編作之也先妣几六樂奏六歌而天墜神祇

姜嫄也先祖先王先公也之物皆至師古曰謂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祇再變而致羸物及山林之祇三變而致鱗物及丘

陵之祇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祇五變而致介物及地祇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四望蓋謂日月星海也三光高而不可得親海廣大無限界故其樂

同祀天則天文從祭墜則墜理從三光天文也山川地  
理也天地合祭先祖配天先妣配墜其誼一也天墜合  
精夫婦判合祭天南郊則呂墜配一體之誼也天墜位  
皆南鄉同席墜在東共牢而食高帝高后配于壇上西  
鄉后在北亦同席共牢牲用鹵栗師古曰謂牛角如鹵  
及栗者牛之小也  
玄酒陶匏禮記曰天子籍田千畷以事天墜師古曰畷  
古畷字  
繇是言之宜有黍稷天地用牲一燔黍稷用牲一高  
帝高后用牲一天用牲左及黍稷燔黍南郊墜用牲右  
及黍稷瘞于北郊其旦東鄉再拜朝日其夕西鄉再拜  
夕月然後孝弟之道備而神祇嘉享萬福降輯師古曰  
輯與集

此天墜台祀呂祖妣配者也其別樂曰冬日至於墜

上之園丘 奏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夏日至於澤中之方

丘奏樂八變則墜祇皆出師古曰此亦春官大司樂之  
職也天神之樂園鍾為宮黃

鍾為角太  
之琴瑟雲  
為磬南呂  
之舞先奏  
是樂以致  
其神禮之  
以王然後  
合樂而祭

天墜有常位不得常合此其各特祀者也陰陽之別於

日冬夏至其會也呂孟春正月上辛若丁天子親合祀

天墜于南郊后高帝高后配陰陽有離合易曰分陰分

陽迭用柔剛以日冬至使有司奉祠南郊高帝配而望

羣陽日夏至使有司奉祭北郊高后配而望羣陰皆呂

助致儀義通達幽顯當此之時后不省方師古曰謂春

后不省方故天子不親而遣有司所臣正承天順地

復聖王之制謂太祖之功也渭陽祠勿復修羣望未悉

定定復奏秦可三十餘年間天墜之祠五徙焉後秦又

奏言書曰類於上帝禋于六宗歐陽大小夏侯三家說

六宗皆曰上不及天下不及墜旁不及四方在六者之

間助陰陽變化實一而名六名實不相應禮記祀典功

施於民則祀之天文日月星辰所昭仰也地理山川海

澤所生殖也易有八卦乾坤六子水火不相逮雷風不

相詩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師古曰乾為

為長男巽為長女坎為中男離為中女艮為少男兌為

少女故云六子也水火坎離也雷風震巽也山澤艮兌

也遠及詩古雷字也臣前奏徙甘泉泰畤汾陰后

土皆復于南北郊謹按周官北五帝于四郊山川各因

其方師古曰春官小宗伯之職也兆謂為壇之營域也

白帝於西於西郊謂青帝於東郊赤帝及黃帝於南郊

各因其方謂順其所也今五帝兆居在雍五畤不

合於古又日月靈風山澤易卦六子之尊氣所謂六宗

也星辰水火諸禮皆六宗之屬也今或未特祀或無兆

居謹與太師光大司徒官義和歆等八十九人議皆曰

天子父事天母事地今稱天神曰皇天上帝泰一兆曰

泰畤而稱聖哉曰后土與中央黃靈同又兆北郊未有

兆

書

專稱宜令 堅茲稱皇屋后祇先曰廣時易曰方呂類聚  
物呂羣分分羣神呂類相從為五部先天墜之別神中  
央帝黃靈后土時及日廟北辰北斗填星中宿中宮于  
長安城之 木墜先東方帝太昊青靈句芒時及肅公風  
伯廟歲星東宿東宮于東郊北南方炎帝赤靈祝融時  
及熒惑星南宿南宮于南郊北西方帝少皞白靈蓐收  
時及太白星西宿西宮于西郊北北方帝顓頊黑靈玄  
冥時及月廟雨師廟辰星北宿北宮于北郊北奏可於  
是長安旁諸廟北時甚盛矣莽又言帝王建立社稷百  
王不易社者土也宗廟王者所居稷者百穀之主所呂

奉宗廟共染盛人所食呂生活也王者莫不尊重親祭

自為之主禮如宗廟詩曰乃立冢土師古曰大雅歸之也冢大也土土

又曰呂御田祖呂祈甘雨師古曰田祖稷神也言

禮記曰唯祭宗廟社稷為越紼而行

漢興禮儀稍定已有官社未立官稷社稷謂王社也見漢

遂於官社後立官稷呂夏禹配食

官稷種穀樹師古曰樹楮樹也徐州牧歲貢五色

土各一斗莽篡位二年興社稷師古曰樹楮樹也方

蘇樂言走

風臺於宮中漢代名金華臺其土脈

有漢湯經其義未聞也又種五梁於殿中師古

各顧色置其方面先聖無離毒冒犀玉

師古曰書古字也至其末年自天地

鬼神為祀師古曰言此黃帝教傳之術也呂樂為黃門郎

小鬼神凡千七百所用三牲鳥獸三千

題以雜當養鷹犬當虞鹿數下詔自呂

贊曰漢興之初庶事草創唯一叔孫生

若迺正朔服色郊望之事數世猶未章

作液湯如淳曰

曰五色禾也谷謂耕耘五德也

二十餘物漬種

計粟斛成一金

今主之莽遂宗

六宗呂下至諸

餘種後不能備

雷僂語在其傳

略定朝廷之儀

焉至于孝文始

呂夏交而張倉據水德公孫臣賈誼更以為土德卒不

能明孝武之世文章為盛太初改制而兒寬司馬遷等

猶從臣誼之言李奇曰公服色數度遂順黃德彼以五

德之傳從所不勝服虔曰傳音亭傳之傳五帝相承代

父子呂為帝出於震故包羲氏始受木德其後呂母傳

子終而復始自神農黃帝下歷唐虞三代而漢得火焉

故高祖始起神母夜號著赤帝之符旗章遂赤自得天

統矣鄧展曰向父子雖有此議時不能斷至昔共工氏

以水德間于木火師古曰共讀曰與秦同運非其次序

故皆不永由是言之祖宗之制蓋有自然之應順時宜  
矣究觀方士祠官之變谷永之言不亦正乎不亦正乎

順治己亥午月木訛其終日

初四日重校閱耕士而

朱謨

天文志第五... 前漢書二十五... 前漢書二十六...

天文志第六

前漢書二十六天

凡天文在圖籍昭昭可知者經星常宿中外官凡百一  
十八名積數七百八十三星皆有州國官宮物類之象

其伏見蚤晚邪正存亡虛實闕陬孟康曰伏見早晚謂

道為邪存謂列宿不虧也亡謂恒星不見虛實若天

星實則因多虛則開出之屬也闕陬若三台星相去遠

近及五星所行合散犯守陵歷闕食孟康曰合同舍也

精散為祇星也犯七寸以內光芒相及也陵相冒過也

食星月相陵不見者則所蝕也韋昭曰自下往觸之曰

犯若其宿曰守經之為歷彗孛飛流日月薄食張晏曰

突為星相擊為闕也彗孛飛流謂飛星流星也孟康曰



重規孟康曰昔日旁氣也適日之將食先有黑之變

謂形如背字也穴多作鑄其形如玉鑄也

謂形如背字也穴多作鑄其形如玉鑄也

雲變氣此皆陰陽之精其本在地而上發于天者也政

失於此則變見於彼猶景之象形鄉之應聲師古曰響

是以明君觀之而寤飭身正事思其咎謝則禍除而福

至自然之符也中宮天極星共一明者泰一之常居也

旁三星三公或曰子屬後句四星末大星正妃餘三星

後宮之屬也環之匡衛十二星齊臣皆曰紫宮前列直

斗口三星隨北端銳若見若不見曰陰德或曰天一紫

宮左三星曰天槍右四星曰天棊蘇林曰音格打之格

後十七星絕漢抵管室曰閣道北斗七星所謂璇璣玉

衡以齊七政杓攝龍角孟康曰杓斗柄也龍衡殷南斗

魁枕參首晉灼曰衡斗之中央用昏建者杓杓自華以西南

孟康曰傳曰斗第七星法太白主杓斗之尾也夜半建

者衡衡殷中州河濟之間孟康曰假令杓昏建平旦建

者魁魁海岱以東北也孟康曰傳曰斗魁第一星法為

用在明陽與明德在斗為帝直運于中央臨制四海分

嘉靖八年刊

故曰歲星

故曰歲星

故曰歲星

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祿六曰司災在魁中貴人之

牢孟康曰舊氏天四星在斗魁下六星兩兩而比者

曰三能蘇林曰三能色參君臣和采參為垂戾柄輔星

斗第六星旁明近輔臣親彊斥小疏弱蘇林曰杓端有

兩星一內為矛招搖孟康曰近北斗者招搖招搖為天

一星一外為盾天蠶晉灼曰外遠北斗也有句園十五

星屬杓曰賤人之牢牢中星實則凶多虛則開出天一

槍倍矛盾動搖角大兵起李奇曰

東宮蒼龍房心心為明堂大星天王前後星子屬不欲

直直王失計房為天府曰天駟其陰右驂旁有兩星曰

衿衿北一星曰牽晉灼曰牽東北曲十二星曰旗旗中

四星曰天市天市中星衆者實其中虛則耗房南衆星

曰騎官左角理右角將大角者天王帝坐廷其兩旁各

有二星鼎足句之曰攝提晉灼曰如鼎攝提者直斗杓

所指以建時節故曰攝提格亢為宗廟主疾其南北兩

大星曰南門辰為天根主瘦尾為九子曰君臣斥絕不

和箕為敖客后妃之府曰口舌火犯守角則有變焉心

王者惡之蘇林曰南宮朱鳥權衡蘇林曰衡大微三光之廷

十一星藩臣西將東相南四星執法中將門左右扶門

星

掖門內六星諸侯其內五星五帝坐後聚十五星曰哀  
烏即位旁一大星將位也月五星順入軌道司其出所  
守天子所誅也其逆入若不軌道以所犯名之中坐成  
形晉灼曰中坐無帝坐皆羣下不從謀也金火尤甚廷  
藩西有隨星四名曰少微士大夫

權軒轅黃龍體孟康曰形如龍前大星女主象旁小星御者

後宮屬月五星守犯者如衡占皇木井為水事火入之一  
星居其左右天子且以火為敗果井西曲星曰戌北北

河南南河兩河天闕閒為關梁輿鬼鬼祠事中白者為

輿鬼晉灼曰輿鬼五星火守南北河兵起穀不登故德成

衡規成潢晉灼曰日月五星不軌道也衡太微傷成成

晉灼曰賊傷之禍成井晉灼曰東井主水事火入

占先成形于戌也誅成質晉灼曰熒惑入輿鬼柳為鳥喙主木草七星

頸為員宮主急事張嗉為廚主觴客翼為羽翮主遠客  
軫為車主風其旁有一小星曰長沙星星不欲明明與

四星等若五星入軫中兵大起軫南眾星曰天庫庫有  
五車車星角若益眾不具亡處車馬

西宮咸池曰天五潢五潢五帝車舍火入旱金兵水水

中有三柱柱不具兵起奎曰封豨為溝瀆婁為聚眾胃

為天倉其南眾星曰膾積如淳曰芻藁昂曰旄頭胡星

也為白衣會畢曰罕車為邊兵主弋獵其大星旁小星

為附耳附耳搖動有讒亂臣在側昂畢間為天街其陰

陰國陽陽國孟康曰陰西南象坤維河山以南國也參為白虎三

星直者是為衡石孟康曰參三星者白虎宿中東西直似秤衡也下有三星銳

曰罰孟康曰在參間上小下大故曰銳為斬艾事其外

四星左右肩膀也小三星隅置曰觜觶為虎首主葆旅

事如淳曰關中俗謂桑榆葉生為葆晉灼曰禾野生曰旅今之饑民采旅也宋均曰葆守也旅軍衆也言佐

參伐斬艾除凶也其南有四星曰天厠天厠下一星曰天矢矢

黃則吉青白黑凶其西有句曲九星三處羅列一曰天

旗二曰天苑三曰九旂其東有大星曰狼狼角變色多

盜賊下有四星曰弧直狼比地有大星曰南極老人晉

曰北地近地也老人見治安不見兵起常以秋分時候之南郊

北宮玄武虛危危為蓋屋宋均曰危上一星高虛為哭

泣之事宋均曰蓋屋之下中無人但空虛似乎殯宮故主哭泣也其南有眾星曰羽

林天軍宋均曰虛危營室陰陽終始之處際軍西為壘

或曰戊旁一大星北落北落若微亡軍星動角益稀及

五星犯北落入軍軍起火金水尤甚火入軍憂水大患

木土軍吉孟康曰木星土星入北落軍則吉也危東六星兩兩而比曰司

寇營室為清廟曰離宮閣道漢中四星曰天駟旁一星

曰王梁王梁策馬車騎滿野旁有八星絕漢曰天橫天

皇曆二十六年刊

橫旁江星江星動以人涉水杵曰四星在危南匏瓜有青黑星守之魚鹽貴南斗為廟其北建星建星者旗也牽牛為犧牲其北河鼓河鼓大星上將左左里右右將婺女其北織女織女天女孫也

歲星

晉灼曰太歲在四仲則歲行三宿太歲在四孟四季則歲行二宿二八十六三四十二而而行二十八

宿十二歲而用天

曰東方春木於人五常仁也五事貌也仁虧

貌失逆春令傷木氣罰見歲星歲星所在國不可伐可以伐人超舍而前為贏退舍為縮贏其國有兵不復縮其國有憂其將死國傾敗所去失地所之得地一曰當居不居國亡所之國昌已居之又東西去之國凶不可

舉事用兵安靜中度吉出入不當其次必有天祲見其

舍也歲星贏而東南

孟康曰五星東行天西轉歲星晨見東方行疾則不見不見則變為

星石氏見彗星甘氏不出三月廼生彗本類星末類彗

長二丈贏東北石氏見覺星甘氏不出三月廼生天棓

本類星末銳長四尺縮西南

孟康曰歲星當伏西方石氏見覺星甘氏不出三月廼生天槍

氏見覺星如牛

韋昭曰覺音參差之象

甘氏不出三月廼生天槍

左右銳長數丈縮西北石氏見槍雲如馬甘氏不出三

月廼生天棓本類星末銳長數丈石氏槍機倍彗異狀

其殃一也必有被國亂君伏死其事餘殃不盡為旱凶

饑旱疾至日行一尺出二十餘日廼入者氏其國凶不

可舉事用兵出而為所當之國是受其殃又曰辰星不出三年其下有軍及失地若國君喪

災惑晉灼曰常以十月入太白受命而曰南方夏火禮

也視也禮虧視失逆夏令傷火氣罰見災惑逆行一舍

二舍為不祥居之三月國有殃五月受兵七月國半亡

地九月地大半亡因宋祁曰亡國與俱出入國絕祀災

惑為亂為賊為疾為喪為饑為兵所居之宿國受殃殃

還至者雖大當小居之殃乃至者當小反大已去復

還居之若居之而角者若動者繞環之及乍前乍後乍

左乍右殃愈甚一曰災或出則有六兵入則兵散周還

止息迺為其死喪寇亂在其野者亡地以戰不勝東

疾則兵聚于東方西行疾則兵聚于西方其南為文主

喪北為女子喪災惑天子理也故曰雖有明天子必視

災惑所在

太白晉灼曰常以正月甲寅與災惑晨出東方二百四

入三十五日而復出東方出以寅戌入以丑未也曰西方秋金義也言也義虧

言失逆秋令傷金氣罰見太白日方南太白居其南日

方北太白居其北為羸侯王不寧用兵進吉退凶日方

南太白居其北日方北太白居其南為縮侯王有憂用

兵退吉進凶當出不出言入不入為天舍不有破軍必

有死王之墓有亡國一曰天下偃兵壅有兵者所當之  
國大凶當出不出未當入而入天下偃兵兵在外入未  
當出而出當入而不入天下起兵有至破國未當出而  
出未當入而入天下舉兵所當之國亡當期而出其國  
昌出東為東方入為北方出西為西方入為南方所居  
久其國利易其鄉凶蕪林曰疾過也一說易鄉而出入也晉灼曰上言出而易言疾過是也  
也入七日復出將軍戰死入十日復出相死之日又復  
出人君惡之已出三日而復微入三日迺復盛出為是  
與而伏晉灼曰與退也不其下國有軍其眾敗將北已進而伏伏不見也  
入三日又復微出三日迺復盛入其下國有憂帥師雖

聚敵食其糧用其兵虜其帥出西方失其行夷狄敗出

東方失其行中國敗一曰出蚤為月食晚為天祆及彗

星將發于亡道之國太白出而留桑榆間病其下國晉灼

曰行遲而下也正出舉日平上而疾未盡期日過參天

正出桑榆上餘二千里也

病其對國晉灼曰三分天過其太白經天天下革民更

王孟康曰謂出東入西出西入東也太白陰星出東當

則星亡書見是為亂紀人民流亡晝見與日爭明疆國

弱小國疆女主昌太白兵象也出而高用兵深吉淺凶

舉淺吉深凶行疾用兵疾吉遲凶行遲用兵遲吉疾凶

角戰戰吉不敢戰凶擊角所指吉逆之凶進退左右用

諸書八年刊

兵進退左右言壽凶國以壽用兵壽言趨凶出則兵出  
入則兵入象太白言反之凶赤角戰太白者猶軍也而  
受惑憂也故焚惑從太白軍憂離之軍舒出太白之陰  
有分軍出其陽有偏將之戰當其行太白還之破軍殺  
將辰星殺伐之氣戰鬪之象也與太白俱出東方皆赤  
而角夷狄敗中國勢與太白俱出西方皆赤而角中國  
敗夷狄勝五星分天之中積于東方中國大利積于西  
方夷狄用兵者利辰星不出太白為客辰星出太白為  
主人辰星與太白不和從雖有軍不戰辰星出東方太  
白出西方若辰星出西方太白出東方為格野維有

不戰辰星入太白中五日乃出及入而上出破軍殺將

客勝下出客亡地辰星來抵太白不去將死正其上出

破軍殺將客勝下出客亡地視其所指以名破軍辰星

繞環太白若鬪大戰客勝主人吏死辰星過太白閒可

械劔小戰客勝

蘇林曰械音亟亟容也其閒可容一劔也

居太白前旬三日

軍罷出太白左小戰歷太白右數萬人戰主人吏死出

太白右去三尺軍急約戰凡太白所出所置之辰其國

為得位得位者戰勝所直之辰順其色而角者勝其色

害者敗

晉灼曰鄭色黃而赤蒼小敗宋色黃而赤黑小敗楚色赤黑小敗燕色黑黃小敗皆大角勝也

太白白比狼赤比心黃比參右肩青比參左肩黑比奎



大星色勝位晉灼曰有色行勝色晉灼曰太白行得

盡勝之晉灼曰行應天度雖有色得位行盡勝

辰星晉灼曰常以二月春分見奎婁五月夏至見東井

入以丑未二句而入晨候曰北方冬水知也聽也知虧

聽失逆冬令傷水氣罰見辰星出蚤為月食晚為彗星

及天祇一時不出其時不和四時不出天下大饑失其

時而出為當寒反溫當溫反寒當出不出是謂擊卒兵

大起與它星遇而鬪天下大亂晉灼曰祇星彗孛出於

房心間地動

填星晉灼曰曰中央季夏土

信也思心也仁義禮智以信為主貌言視聽以心為正

故四星皆失填星廼為之動填星所居國吉未當居而

居之若已去而復還居之國得土不乃得女子當居不

居既已居之又東西去之國失土不乃失女不有土事

若女之憂居宿又國福厚易福薄當居不居為失填其

下國可伐得者不可伐其贏為王不寧縮有軍不復一

曰既已居之又東西去之其國凶不可舉事用兵失次

而上一舍三舍有土命不成不乃大水失次而下二舍

有后感其歲不復不乃天裂若地動凡五星歲與填合

則為內亂與辰合則為變謀而更事與熒惑合則為饑

嘉靖八年丙午

為舉與太白合則為白衣之會為水太白在南歲在北  
名曰牝牡音灼曰歲陽也太年穀大孰太白在北歲在  
南年或有或亡災惑與太白合則為喪不可舉事用兵  
與填合則為憂主孽卿與辰合則為北軍用兵舉事大  
敗填與辰合則將有覆軍下師與太白合則為疾為內  
兵辰與太白合則為變謀為兵憂凡歲災惑填太白四  
星與辰關皆為戰兵不在外皆為內亂一曰火與水合  
為萍音灼曰火入水故曰萍也與金合為鑠不可舉事用兵土與金  
合國亡地與木合則國饑與水合為雍沮音灼曰沮音沮溼之沮水  
性雍而潛土故曰雍填也不可舉事用兵木與金合關國有內

亂同舍為合相陵為關二星相近者其殃大二星相遠

者殃無傷也從七寸以內必之韋昭曰必有禍也凡月食五星

其國皆亡李奇曰謂其分野之國歲以饑災惑以亂填以殺太白

彊國以戰辰以女亂月食大角王者惡之凡五星所聚

宿其國王天下從歲以義從災惑以禮從填以重韋昭曰謂

以威從太白以兵從辰以法以法者以法致天下也三

星若合是謂驚立絕行音灼曰有兵喪故其國外內有

兵與喪民人之饑改立三公四星若合是謂大湯音灼曰湯

其國兵喪並起君子憂小人流五星若合是謂易

行有德受慶改立王者掩有四方子孫蕃昌亡德受罰

嘉靖八年六月

雖其國家滅其宗廟晉灼曰宗廟百姓離去被滿四方五星皆大其事亦大皆亦其事亦小也凡五星色皆圓白為喪為旱赤中不平為兵青為憂為水黑為疾為多死黃言皆用赤犯我城黃地之爭白哭泣之聲青有兵憂黑水五星同色天下偃兵百姓安寧歌舞以行不見災疾五穀蕃昌

凡五星

歲緩則不行急則過分逆則占

災感緩則不出急則不入違道則占

填緩則不建急則過舍逆則占

太白緩則不出急則不入逆則占

辰緩則不出急則不入非時則占

五星不失行則年穀豐昌

凡以宿星通下之變者雖星散句星信則地動

孟康曰散在尾

北韋昭曰信音申

有星守三淵天下大水地動海魚出紀星散

者山崩不即有喪龜鼈星不居漢中川有易者辰星入

五車大水災惑入積水水兵起入積薪旱兵起守之亦

然極後有四星名曰句星斗柄後有二星名曰維星散

者不相從也

孟康曰謂不復行列而聚也

三淵蓋五車之三柱也

晉灼

曰柱音注解之注

天紀屬貫索積薪在北戌西北積水在北戌

順治十六年刊

何意云云

三

東北

角亢氏沈州房心豫州尾箕幽州斗江湖牽牛婺女揚  
州虛危青州營室東壁并州奎婁胃徐州昴畢冀州觜  
觿參益州東井與鬼雍州柳七星張三河翼軫荊州甲  
乙海外日月不占晉灼曰海外遠甲乙日時不以占之丙丁江淮海岱戊  
巳中州河濟庚辛華山以西壬癸常山以北一曰甲齊  
乙東夷丙楚丁南夷戊魏巳韓庚秦辛西夷壬燕趙癸  
北夷子周丑翟寅趙卯鄭辰邯鄲巳衛午秦未中山申  
齊酉魯戌吳越亥燕代秦之疆侯太白占狼弧吳楚之  
疆侯熒惑占鳥衡燕齊之疆侯辰星占虛危宋鄭之疆

侯熒星占房心晉之疆亦侯辰星占參司及秦并吞三  
首燕代自河山以南者中國中國於四海內則在東南  
為陽陽則日歲星熒惑填星占於街南畢主之其西北  
則胡貉月氏旃裘引弓之民為陰陰則月太白辰星占  
於街北昴主之故中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蜀尾  
沒於勃海碣石是以秦晉好用兵孟康曰秦晉西南維  
引之民同故好用兵復占太白太白血中國而胡貉數倍獨占  
辰星辰星出入趨疾常主夷狄其大經也  
凡五星早出為羸羸為客晚出為縮縮為主人五星羸  
縮必有天應見杓

大歲在寅曰攝提格歲星正月一出東方石氏曰名監  
憲在斗牽牛失次杓早水晚早甘氏在建星婺女太初  
歷在營室東壁

在卯曰單闕二月出石氏曰名降入在婺女虛危甘氏  
在虛危失次杓者水災太初在奎婁

在辰曰執徐三月出石氏曰名青章在營室東壁失次  
杓早早晚水甘氏同太初在胃昂

在巳曰大荒落四月出石氏曰名路踵在奎婁甘氏曰  
太初在參罰

在午曰敦牂五月出石氏曰名啓明在胃昂畢失次杓

早早晚水甘氏同太初在東井輿鬼

在未曰協洽六月出石氏曰名長烈在觜觶參甘氏在  
參罰太初在注張七星

在申曰涪灘七月出石氏曰名天晉在東井輿鬼甘氏  
在弧太初在翼軫

在酉曰作諮爾雅作八月出石氏曰名長壬在柳七星

張失次杓有女喪民疾甘氏在注張失次杓有火太初

在角亢爾雅作十一日出石氏曰名天倉在翼軫

在戌曰掩茂九月出石氏曰名天睢在翼軫失次杓水

甘氏在七星翼軫太初在氏房心天皇赤角

在亥曰大淵獻十月出石氏曰名天皇在角亢始甘氏  
在軫角亢太初在尾箕曰曰天天宗在尾箕甘氏  
在子曰困敦十一日出石氏曰名天宗在氏房始甘氏  
同太初在建星牽牛其其在丑曰赤奮若十二月出石氏曰名天昊在尾箕甘氏  
在心尾太初在婺女虛危甘氏太初歷所以不同者以  
星羸縮在前各錄後所見也其四星亦略如此  
古歷五星之推亡逆行者至甘氏石氏經以熒惑太白  
爲有逆行夫歷者正行也古人有言曰天下太平五星  
循度亡有逆行日不食朔月不食望夏氏日月傳曰日

月食盡主位也不盡臣位也星傳曰日者德也月者刑  
也故曰日食脩德月食脩刑然而歷紀推月食與二星  
之逆亡異熒惑主內亂太白血主兵月主刑自周室衰亂  
臣賊子師旅數起刑罰失中雖其亡亂臣賊子師旅之  
變內臣猶不治四夷猶不服兵格猶不寢刑罰猶不錯  
故二星與月爲之失度二變常見及有亂臣賊子伏尸  
流血之兵大變乃出甘石氏見其常然因以爲紀皆非  
正行也詩云彼月而食則惟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  
詩傳日月食非常也比之日食猶常也日食則不臧矣  
謂之小變可也謂之正行非也故熒惑必行十六舍去

日遠而顯恣太白出西方進在目前氣盛乃逆行及月必食於望亦誅盛也

國皇星大而赤狀類南極所出其下起兵兵疆其衝不

利孟康曰歲星之精散所為也五星之精散為六十四變志記不盡也

昭明星大而白無角乍上乍下所出國起兵多變日形

如三足凡凡上有九星上向熒惑之精也

五殘星出正東東方之星其狀類辰去地可六丈大而

黃孟康曰星表有青氣如暈有毛填星之精

六賊星出正南南方之星去地可六丈大而赤數動有

光孟康曰形如慧芒如角太白之精

司詭星出正西西方之星去地可六丈大而白類

孟康曰星大而尾兩角與歲之精也

咸漢星出正北北方之星去地可六丈大而赤數動察

之中青孟康曰一名欽漢星也青中赤表此四星所出非

其方其下有兵衝不利

四填星出四隅去地可四丈地維藏光亦出四隅去地

可二丈若月始出所見下有亂者亡有德者昌

燭星狀如太白其出之不行見則滅所燭城邑亂孟康曰星

上有三等上出如星并星如雲非雲名曰歸邪李奇曰

孟康曰星有兩角必存歸國者星者金之

嘉靖八年

散氣其本曰人... 星象國言少則

凶漢者亦全... 本曰水星多則旱

天鼓有音... 雷音在地而不及地其所住者兵發

其下... 天狗狀如大流星

止地類狗... 所墜及墜之如火光炎炎中天其下園如數

頃田處上... 銳見則有黃色千里破軍殺將

格澤者如... 炎火之狀黃白起地而上下大上銳其見也

不種而穫... 不有土功必有六合

蚩尤之旗... 類彗而後曲象旗

白見則王... 者征伐四方旬始出於北斗旁狀如雄雞其

怒青黑色... 象伏鼈

枉矢狀類... 大流星地行而倉黑望如有毛日然

長庚廣如... 一匹布著天此星見起兵星碌至地則石也

如淳曰... 礫

天暝而見... 景星

黃星青方... 中有一黃星

景星者德... 星也其狀無常常出於有道之國日有中道

月有九行... 中道者黃道一曰光道光道北至東井去北

極近南至... 牽牛去北極遠東至角西至婁去極中夏至



至於東○北近極故晷短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長尺五寸八分冬至至於牽牛遠極故晷長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長丈三尺一寸四分春秋分日至婁角去極中而晷中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長七尺三寸六分此日去極遠近之差晷景長短之制也去極遠近難知要以晷景晷景者所以知日之南北也日陽也陽用事則日進而北晝進而長陽勝故為溫暑陰用事則日退而南晝退而短陰勝故為涼寒也故日進為暑退為寒若日之南北失節晷過而長為常寒退而短為常燠此寒燠之表也故曰為寒暑一曰晷長為涼短為旱奢為扶鄭氏曰扶當為蟠齊

魯之同聲如醜醜扶聲

近蟠止不行也

扶者邪臣進也

正臣疏君子不足效人

有餘月有九行者黑道二出黃

道北赤道二出黃道南

白道二出黃道西青道二出黃

道東立春春分月東從

青道立秋秋分西從白道立冬

冬至北從黑道立夏夏

至南從赤道然用之一決房中

道宋祁曰朱子文云

形字當作於字蓋言月之行其

以春朔火之天曰日之

行中道也故其後云至月行則

白黑出陰道若月失節

度而妄行出陽道則旱風出陰

道則陰雨凡君行急則

日行疾君行緩則日行遲日行

不可指而知也故以二

至二分之星為候日東行星西

善矣至昏奎八度中

至氏十三度中春分柳一度中

秋分牽牛二度七分中

其正行也日行疾則星西轉

疾事就然也故過中則

疾君行急之感也不及中則遲

君行緩之象也至月行

則以晦朔決之日冬則南夏則

北冬至於牽牛夏至於

東井日之所行為中道月五星

皆隨之也箕星為風東

北之星也東北地事天位也孟康

曰東北陽日月五星起

於牽牛故為天地統故為地事故易曰東北喪

朋及巽在東南為風風

陽中之陰大臣之象也其星軫

也月去中道移而東北

入箕若東南入軫則多風西方

為雨雨少陰之位也月

失中道移而西入畢則多雨故

詩云月離于畢俾滂沱矣言多雨也星傳日月入畢則

將相有以家犯罪者言陰盛也書曰星有好風星有好

雨月之從星則以風雨言失中道而東西也故星傳曰

月南入牽牛南戒民間疾疫月北入太微出坐北若犯

坐則下人謀上一日月為風雨日為寒溫冬至日南極

晷長南不極則溫為害夏至日北極晷短北不極則寒

為害故書曰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也政治變於下日

月運於上矣月出房北為雨為陰為亂為兵出房南為

旱為天喪水旱至衝而應及五星之變必然之効也兩

軍相當日暈等力均厚長大有勝如短小亡勝重抱大

破亡抱為和背為不和為分離相去直為自立立兵破  
軍若曰殺將抱且戴有喜圍在中中勝在外外勝青外  
赤中以和相去赤外青中以事相去氣量先至而後去  
居軍勝先至先去前有利後有病後至後去前病後利  
後至先去前後皆病居軍不勝見而去其後發疾雖勝  
亡功見半日以上功太白重屈短上下銳李奇曰屈為尾韋昭曰  
短而直者或有短屈之虹有者下大流血日暈制勝近期二十日遠  
期六十日其食食所不利復生生所利不然食盡為主  
位以其直及日所躔加日時用名其國凡望雲氣仰而  
望之三四百里平望在桑榆上千餘里二千里登高而

望之下屬地者居三千里雲氣有戰居上者勝自華以

南氣下黑上赤嵩高三河之郊氣正赤常山以北氣下

黑上青勃碣海岱之間氣皆黑江淮之間氣皆白徒氣

白土功氣黃車氣乍高乍下往往而聚騎氣卑而布卒

氣搏如淳曰搏擊也音徒端反前卑而後高者疾前方而後高者銳

後銳而卑者卻其氣平者其行徐前高後卑者不止而

反氣相遇者卑勝高銳勝方氣來卑而循車道者不過

三四日去之五六里見氣來高七八尺者不過五六日

去之十餘二十里見氣來高丈餘二丈者不過三四十

日去之五六十里見揚雲精白者其將悍其士怯其大

嘉靖八年一月

張而前絕遠者最勝白其芒低者最勝其前亦而明者  
戰不勝陳雲如立垣杆雲類杆袖雲搏而出銳杓雲如  
繩者居前竟天其半半天峴雲者類關旗故銳鉤雲句  
曲諸此雲見以五色占而澤博密其見動人迺有古兵  
必起占關其直正朔所候決於日旁日旁雲氣人主象  
皆如其形以占故北夷之氣如羣畜穿閭南夷之氣類  
舟船幡旗大水處敗軍場破國之虛下有積泉金寶上  
皆有氣不可不察海旁展氣象樓臺廣壑氣成宮闕然  
雲氣各象其山川人民所聚積故候息耗者入國邑視  
封疆田疇之整治城郭室屋門戶之潤澤次至車服畜

產精華實息者吉虛耗者凶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  
紛紛蕭索輪囷是謂慶雲慶雲見喜氣也若霧非霧衣  
冠不濡見則其城被甲而趨夫雷電輟虫辟歷夜明者  
陽氣之動者也春夏則發秋冬則藏故候書者亡不司

天開縣物

孟康曰謂天裂而見物象也天開示縣象

地動坼絕山崩及隄川

塞谿坎

蘇林曰坎音伏伏流也如淳曰坎填塞不通也

水澹地長澤竭見象城

郭門閭潤息豪枯宮廟廊第人氏所次魯俗車服觀民  
飲食五穀草木觀其所屬倉府廩庫四通之路六畜禽  
獸所產去就魚鼈鳥鼠觀其所處鬼哭若諱與人逢選  
訛言誠然凡候歲美惡謹候歲始歲始或冬至日產氣

始萌臘明日人衆卒歲壹食飲食發陽氣故曰初歲正月旦王者歲首立春四時之始也四始者候之日而漢魏鮮集臘明正月旦決八風孟康曰魏詳人姓名作古候者風從南大旱西南小旱西方有兵西北戎叔爲孟康曰戎叔胡豆也爲成也雨趣兵北方爲中歲東北爲上歲東方大水東南民有疾疫歲惡故八風各與其衝對課多者爲勝多勝少久勝亟疾勝徐旦至日爲麥食至日跌爲稷跌至晡爲黍晡至下晡爲叔下晡至日入爲麻欲終日有雲有風有日當其時深而多實亡雲有風日當其時淺而少實有雲風亡日當其時深而少實有日亡雲不風當其時者

秣有敗如食頃小敗孰五斗米頃大敗風復起有雲

稼復起各以其時用雲色占種所宜雨雪寒歲惡是日

光明聽都邑人民之聲聲官則歲美吉商有兵徵旱外

水魚歲惡或從正月旦比數雨率日食一升至七升而

極孟康曰正月一日雨而民有一升之食二日雨民有二升之食如此至十日已來驗也過之不

占數至十二日直其月占水旱孟康曰一日雨正月水也爲其環域

千里內占卽爲天下候竟正月孟康曰月三十日周天歷二十八宿然後可占

下月所離列宿日風雲占其國然必察太歲所在金穰

水毀木饑火旱此其大經也正月上甲風從東方來宜

從西方來若且有黃雲惡冬至短極縣土炭孟康曰先冬至

三日縣土炭於衡兩端  
夏至陰氣至則重晉灼日  
土炭冬至至陽氣應黃  
氣應蕤賓通土炭重而  
冬至而陽氣至則炭  
邑律歷記候鐘律  
土炭輕而衡仰夏冬陰  
低進退先後五日之中  
炭動

鹿解角蘭根出泉水  
以知日至要決景景夫天

運三十歲一小變百年中變五百年大變三大變一紀

三紀而大備此其大數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日食

三十六彗星三見夜常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者各一

富是時禍亂輒應周室微弱上下交怨殺君三十六亡

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自是

之後眾暴寡大并小秦楚吳粵夷狄也為疆伯田以築

齊三家分晉並為戰國爭於攻取兵革遞起城邑數屠

因以饑饉疾疫愁苦臣主  
共憂患其察機祥候星氣尤

急如淳曰呂氏春秋謂人  
幾今之巫祝構柯為祀  
鬼越人近世十二諸侯七國

相王言從橫者繼踵而占  
天文者因時務論書傳故其

占驗鱗雜米鹽亡可錄者  
周卒為秦所滅始皇之時十

五年間彗星四見火者八十  
日長或竟天後秦遂以兵

內兼六國外攘四夷死人  
如亂麻又笑惑守心及天市

芒角色赤如雞血始皇既  
死適庶相殺二世即位殘骨

肉戮將相太白晝暈天因  
以張楚並興兵相踏籍蘇林

音秦遂以七項羽救鉅鹿  
在矢西流在矢所觸天不之

所伐射滅亡象也物莫直  
於矢今地行不能直而極者

...

漢元元年十月五星聚于東井以歷推之從歲星也

漢元元年十月五星聚于東井以歷推之從歲星也

星魯其正庚其四星隨比常正行故曰從也孟康曰歲

星先至先王為主也。劉攽曰按歷太白辰星去日率

不能一兩分耳今十月而從歲星於東井非也然則五

星以秦之十月聚東井非秦之十月今七月日當在鶉

尾故太白辰星此高皇帝受命之符也故客譚張耳曰

東井秦地漢王入秦五星從歲星聚當以義取天下秦

王子嬰降於枳道漢王以屬吏寶器婦女亡所取閉宮

門還軍次于霸上以候諸侯與秦民約法三章民亡

不歸心者可謂能行義矣天之所予也五年遂定天下

即帝位此明歲星之崇義東井為秦之地明効也

三年秋太白出西方有光幾中晉灼曰幾中乍北乍南

過期迺入辰星出四孟是時項羽為楚王而漢已定三

秦與相距滎陽大白出西方有光幾中是秦地戰將勝

而漢國將興也辰星出四孟易王之表也後二年漢滅

楚文選二五五月壬寅天駟入出西南

七年月暈圍參畢七重占曰畢昴問天街也街北胡也

街南中國也昴為匈奴參為趙畢為邊兵是歲高皇帝

自將兵擊匈奴至平城為冒頓單于所圍七日迺解

十二年春熒惑守心李奇曰心為天王也四月官車晏駕應劭曰天子當

晨起早作而方崩殞故稱晏駕云韋昭曰凡初崩為晏駕者臣子之心猶謂官車當駕而出耳

孝惠二年天開東北廣十餘丈長二十餘丈地動陰有餘天裂陽不足皆下盛疆將害上之變也其後有呂氏之亂

孝文後二年正月壬寅天攏夕出西南孟康曰歲星之精占曰

為兵喪亂其六年十一月匈奴入土郡雲中漢起三軍

以衛京師其四月乙巳水木火三合於東井占曰外內

自兵與喪改立王公東井秦也八月天狗下梁壘是歲

誅反者周殷長安市其七年六月文帝崩其十一月戊

戌土水合於危占曰為雍沮所當之國不可舉事用兵

必受其殃一曰將覆軍危齊也其七月火東行行單陽

環畢東北出而西逆行至昴即南迺東行占曰為喪死

寇亂畢昴趙也

孝景元年正月癸酉金水合於婺女占曰為變謀為兵

憂婺女粵也又為齊其七月乙丑金木水三合於張占

曰外內有兵與喪改立王公張周地今之河南也又為

楚其二年七月丙子火與水晨出東方因守斗占曰其

國絕祀至其十二月水火合於斗占曰為淬不可舉事

用兵必受其殃一曰為北軍用兵舉事大敗斗吳也又

為粵是歲彗星出西南其三月立六皇子為王王淮陽



汝南河間臨江長沙廣川其三年吳楚膠西膠東淄川  
濟南趙七國反吳楚兵先至攻梁膠西膠東淄川三國  
攻圍齊漢遣大將軍周亞夫等戍止河南以候吳楚之  
敝遂敗之吳王亡走粵粵攻而殺之平陽侯敗三國之  
師于齊咸伏其辜齊王自殺漢兵以水攻趙城城壞王  
自殺六月立皇子二人楚元王子一人為王王膠西中  
山楚徙濟北為淄川王淮陽為魯王汝南為江都王七  
月兵罷天狗下占為破軍殺將狗又守禦類也天狗所  
降以戒守禦吳楚攻梁梁堅城守遂伏尸流血其下  
三年填星在婁幾入還居奎奎魯也占曰其國得地為

得填是歲魯為國

四年七月癸未火入東井行陰又以九月己未入輿鬼  
戊寅出占曰為誅罰又為火災後二年有栗氏事其後  
未央東闕災

中元年填星當在紫微參去居東井占曰亡地不廼有  
文憂其三年正月丁亥金木合於紫微為白衣之會三  
月丁酉彗星夜見西北色白長丈在紫微旦云益小十  
五日不見占曰必有破國亂君伏死其辜紫微梁也其  
五月甲午金木俱在東井戊戌金去木留守之二十日  
占曰傷成於戊木為諸侯誅將行於諸侯也其六月壬

成蓬星見西南在房南去房可二丈大如二斗器色白  
癸亥在心東北可長丈所甲子在尾北可六丈丁卯在  
箕北近漢稍小且去時大如桃壬申去凡十日占曰蓬  
星出必有亂臣房心關天子宮也是時梁王欲為漢嗣  
使人殺漢爭臣袁盎漢殺誅梁大臣斧戍用梁王恐懼  
布車入關伏斧戍謝罪然後得免

中三年十一月庚午夕金火合於虛相去一寸占曰為  
鑠為喪虛齊也

四年四月丙申金木合於東井占曰為白衣之會并秦  
也其五年四月乙巳水火合於參占曰國不占參梁也

其六年四月梁孝王死五月城陽王濟陰王死六月成  
陽公主死出入三月天子四衣白臨邸第

後元年五月壬午火金合於輿鬼之東北不至柳出輿  
鬼北可五寸占曰為鑠有喪輿鬼秦也丙戌地大動鈴  
鈴然民大疫死棺費至秋止

孝武建元三年三月有星孛于注張歷太微于紫宮至  
于天漢春秋星孛于北斗齊魯晉之君皆將死亂今星  
孛歷五宿其後濟東膠西江都王皆坐法削黜自殺淮  
陽衡山謀反而誅

紀爲地震至四年十月而地動其後陳皇后廢六年熒惑守輿鬼占曰爲火變有喪是歲高園有火災竇太后崩元光元年六月客星見于房占曰爲兵起其二年十一月單于將十萬騎入武州漢遣兵三十餘萬以待之元光中天星盡捨上以問候星者對曰星捨者民勞也後伐四夷百姓勞于兵革

元鼎五年太白入于天苑占曰將以馬起兵也一日馬將以軍而死耗其後以天馬故誅大宛馬大死於軍

元鼎中熒惑守南斗占曰熒惑所守爲亂賊喪兵守之久其國絕祀南斗越分也其後越相呂嘉殺其王及太

后漢兵誅之滅其國元封中星孛于河伐占曰南戌爲越門北戌爲胡門其後漢兵擊拔朝鮮以爲樂浪玄菟郡朝鮮在海中越之象也居北方胡之域也

太初中星孛于招搖星傳曰客星守招搖蠻夷有亂民死君其後漢兵擊大宛斬其王招搖遠夷之分也

孝昭始元中漢宣者梁成恢及燕王候星者吳莫如見蓬星出西方天京東門行過河鼓入營室中恢曰蓬星出六十日不出三年下有亂臣戮死於市後太白出西方下行一舍復上行二舍而下去太白主兵上復下將有殺死者後太白出東方入咸池東下入東井人臣不

忠有謀上者後太白入太微西藩第一星北出東藩第一星北東下去太微者天廷也太白行其中宮門當閉  
大將被甲兵刃臣伏誅焚惑在婁逆行至奎法曰當有  
兵後太白入昴莫如曰蓬星出西方當有大臣戮死者  
太白星入東井太微廷出東門漢有死將後焚惑出東  
方守太白兵富起主人不勝後流星下燕萬載宮極東  
去李奇曰極星星也三輔間名為極或曰極棟也三輔間名棟為極尋經東去也延篤謂之堂前闕楯也  
法曰國恐有誅其後左將軍桀驃騎將軍安與長公主  
燕刺王謀作亂咸伏其辜兵誅烏桓  
元鳳四年九月客星在紫宮中斗樞極間占曰為兵其

五年六月發三輔郡國少年詣北軍五年四年燭星見

奎婁間占曰有土功胡人死邊城和兵六年正月築遼

東玄菟城二月度遼將軍范明友擊烏桓還

元平元年正月庚子日出時有黑雲狀如炎風亂鬻音

轉出西北東南行轉而西有頃亡占曰有雲如衆風是

謂風師法有大兵其後兵起烏孫五將征匈奴

二月甲申晨有大星如月有衆星隨而西行乙酉祥雲

如狗赤色長尾二枚夾漢西行大星如月大臣之象衆

星隨之衆皆隨從也天文以東行為順西行為逆此大

臣欲行權以安社稷占曰太白散為天狗為卒起卒起

見禍無時臣運柄粹雲為亂君到其四月昌邑王賀行淫辟立二十七日大將軍霍光白皇太后廢賀

三月丙戌流星出翼軫東北于太微入紫宮始出小日入大有入光有頃聲如雷三鳴止占曰流星入紫宮天

下大凶其四月癸未宮軍安駕

孝宣本始元年四月壬戌甲夜辰星與參出西方其二

年七月辛亥戌辰星與冀出皆為蚤占曰大臣誅其後

熒惑守房之鉤鈴鉤鈴天子之御也晉灼曰上言房為天駟其陰右駮帝

有一星日鈴故占曰不太僕則奉車不黜即死也房心

天子官也房為將相心為子屬也其地宋今楚彭城也

四年七月甲辰辰星在翼月犯之宋祁曰翼下當漆軫字占曰兵

起上卿死將相也是日熒惑入輿鬼天質占曰大臣有

誅者名曰天賊在大人之側

地節元年正月戊午乙夜月食熒惑孟康曰凡星入月見月中為星食月

月奄星星滅為月食星熒惑在角亢占曰憂在宮中非賊而盜也

有內亂讒臣在旁其辛酉熒惑入氏中氏天子之宮熒

惑入之有賊臣其六月戊戌甲夜客星又居左右角間

東南指長可二尺色白占曰有姦人在宮廷間其丙寅

又有客星見貫索東北南行至七月癸酉夜入天市芒

炎東南指其色白占曰有戮卿一曰有戮王期皆一年

遠二年是時楚王延壽謀逆自殺曰有嫪王謀逆  
四年故大將軍霍光夫人顯將軍霍禹范明友奉車霍  
山反諸昆弟賓婚為侍中諸曹九卿郡守皆謀反咸伏  
其辜

黃龍元年三月客星居王梁東北可九尺長丈餘西指  
出閣道間至紫宮其十二月宮車晏駕

元帝初元元年四月客星大如瓜色青白在南斗第二  
星東可四尺占曰為水飢其五月渤海水大溢六月關

東大飢民多餓死琅邪郡人相食  
二年五月客星見昴分居卷舌東可五尺青白色炎長

三寸占曰天下有妄言者其十二月鉅鹿都尉謝君男

詐為神人論死父免官

孟康曰此詐名君男者兒也

五年四月彗星出西北赤黃色長八尺所後數日長丈

餘東北指在參分後二歲餘西羌反

孝成建始元年九月戊子有流星出文昌色白光燭地

長可四丈大一圍動搖如龍地形有頃長可五六丈大

四圍所誦折委曲貫紫宮西在斗西北子亥間後誦如

環北方不合留一刻所占曰文昌為上將貴相是時帝

舅王鳳為大將軍其後宣帝舅子王商為丞相皆貴重

任政鳳如商譖而罷之商自殺親屬皆廢黜

四年七月熒惑除歲星居其東北半寸所知連李時歲星在鬮星西四尺所熒惑初從畢口大星東東北往數日至往疾去遲占曰熒惑與歲星鬮有病君飢歲至河平元年三月旱傷麥民食榆皮二年十二月壬申太皇太后避時昆明東觀如淳曰食貨志武帝修昆明池列時。劉歆曰謝君男死在初元二年太后避時乃河平二年云病何也或說未詳

四年十一月乙卯月食填星星不見時在與鬼西北八尺所占曰月食填星流民千里河平元年三月流民入函谷關

河平二年十月下旬熒星在東井軒轅南端大星尺餘

歲星在其西北尺所熒惑在其西北二尺所皆從西方來填星貫輿鬼先到歲星次熒惑亦貫輿鬼十一月上旬歲星熒惑西去填星皆西北逆行占曰三星若合是謂驚位是謂絕行外內有兵與喪改立王公其十一月丁巳夜即王歆大逆不道祥柯太守立捕殺歆

三年九月甲戌東郡莊平男子侯毋辟兄弟五人羣黨為盜劉歆曰乃盜攻幡言寺縛縣長吏盜取印綬自稱將軍

三月辛卯左將軍千秋卒右將軍史丹為左將軍四年四月戊申梁王賀薨

陽朔元年七月壬子月犯心星占曰其國有憂若有大

喪志心為宋今楚地十一月辛未楚王友亮

四年閏月庚午飛星大如缶出西南入斗下占曰漢使

匈奴明年鴻嘉元年正月匈奴單于雕陶莫臯死五月

甲午遣中郎將楊興使弔

永始二年二月癸未夜東方有赤色大三四圍長二三

丈索索如樹南方有大四五圍下行十餘丈皆不至地

滅占曰東方客之變氣狀如樹木以此知四方欲動者

明年十二月己卯尉氏男子樊並等謀反賊殺陳留太

守嚴普及吏民出囚徒取庫兵劫略令丞自稱將軍皆

誅死庚子山陽鐵官亡徒蘇令等殺傷吏民篡出囚徒

取庫兵聚黨數百人為大賊踰年經歷郡國四十餘

日有兩氣同時起並見而並令等同月俱發也

元延元年四月丁酉日鋪時天暉晏殷殷如雷聲有流

星頭大如缶長十餘丈皎然赤白色從日下東南去四

面或大如盂或如雞子耀耀如雨下至昏止郡國皆言

星隕春秋星隕如雨為王者失執諸侯起伯之異也其

後王莽遂顛國柄王氏之興兩不戒言時是以有星隕

之變後莽遂篡國

綏和元年正月辛未有流星從東南入北斗長數丈

二刻所息占曰大臣有象者其年十一月庚子定陵侯



淳于長坐執左道不赦死

二年春焚惑守心二月乙丑丞相翟方進欲害吳異言殺三月丙戌官車安駕

哀帝建平元年正月丁未日出時有蒼天白氣廣如一匹布長十餘丈西南行謹如雷西南行一刻而止名曰天狗傳曰言之不從則有大禍詩妖到其四年正月二月三月民相驚動離群奔走傳行詔籌祠西王母又曰從目人當來

建平元年十二月白氣出西南從地上至天出參下畫天廁廣如一匹布長十餘丈卜餘日去占曰天子有陰病其二年十一月壬子太皇太后詔曰皇帝寬仁孝順奉承聖緒靡有解怠而又病未瘳夙夜惟思殆繼體之君不宜改作春秋大復古其復甘泉泰畤汾陰后土如故

二年二月彗星出牽牛七十餘日傳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牽牛日月五星所從起歷數之元三正之始彗而出之改更之象也其出久者為其事大也其六月甲子夏賀良等建言當改元易號增漏刻詔書改建平二年為太初元年號曰東聖劉太平皇帝刻漏以二百二十為度八月丁巳悉復蠲除之賀良及黨與皆伏誅流徙其

後卒有王莽篡國之禍

元壽元年十一月歲星入太微逆行于五帝座占曰大

臣有憂執法者誅若有罪二年十月戊寅南文疾書賢

免大司馬位歸第自殺

陳少奉十日日月五星皆變

二平二月甚星出幸平十日

姑

象不宜如平春煇大射古其

奉承聖訓

天文志第六終

前漢書二十六

五行志第七上

前漢書二十七

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雒出書聖人則

之劉歆以為虛義氏繼天而王師古曰虛讀與伏同受河圖則而

畫之八卦是也師古曰放效河圖而畫八卦也禹治洪水賜雒書法而

陳之洪範是也師古曰取法洛書而陳洪範也聖人行其道而寶其真

降及于殷箕子在父師位而典之師古曰父師即太師殷之三公也箕子紂

之諸父而為太師故曰父師周既克殷以箕子歸武王親虛已而問

焉故經曰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師古曰祀年也商曰祀王迺

言曰烏虜箕子惟天陰隲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

倫道敘服虔曰隲音陟應劭曰陰覆也隲升也相助也倫和也倫理也攸所也言天覆下民王者當助

天居我不知居天常理所次序也師古曰騰音質箕子

騰定也協和也天不言而默定下人助合其居也

迺言曰我聞在昔鯀堙洪水汨陳其五行也應劭曰堙塞

性流行而鯀障塞之失其本性其餘所陳帝乃震怒弗

畀洪範九疇彝倫道斁也師古曰帝謂上帝即天也震動

也斁敗也音丁故反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師古曰

九疇彝倫道叙此武王問維書於箕子箕子對禹得維

書之意也初一日五行師古曰謂之行次二曰羞用五

事師古曰羞進也次三曰農用八政張晏曰農食之本食為八

曰此說非也農厚也羞用次四曰叶用五紀應劭曰叶

五行為之條紀也師次五曰建用皇極應劭曰皇

古曰叶讀曰叶和也次六

曰艾用三德應劭曰艾治也治大中之道次七日明用

稽疑應劭曰疑事明次八曰念用庶徵師古曰念思也

次九曰嚮用五福畏用六極應劭曰天所以嚮樂人用

凡此六十五字皆雜書本文所謂天迺錫禹大法九章

常事所次者也以為河圖雜書相為經緯八卦九章相

為表裏昔殷道弛文王演周易周道敝孔子述春秋則

乾坤之陰陽效洪範之咎徵天人之道粲然著矣漢興

承秦滅學之後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

陽為儒者宗宣元之後劉向治穀梁春秋數其既福傳

以洪範師古曰既古文禍字以洪範義傳而與仲舒錯

師古曰錯至向子歆沿左氏傳其春秋意亦已乖矣言互不同也

五行傳又頗不同是以摭仲舒別向歆師古曰摭字與擊同謂引取之

監音來傳載睦孟夏侯勝京房谷末李尋之徒所陳行取反

事訖于王莽舉十二世以傳春秋著于篇師古曰傳讀曰附謂比附

其事夫稟音烈豈說文王武風長風豈說地于也春也

經曰初一日五行五行一日水二日火三日木四日金

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師古曰皆水火自然之性也木曰曲直

師古曰言可揉而曲可矯而直金曰從革張晏曰革更也土爰稼穡師古曰稼穡

曰爰亦曰也一說爰於也可於其上稼穡也種之曰稼收聚曰穡傳曰田獵不宿服虔曰不

得其時也或曰不豫戒飲食不享師古曰不行出人不

日不宿不戒以其時也享獻之禮也

節奪民農時及有姦謀則木不曲直李奇曰姦謀增賦履畝之事也臣贊

曰姦謂邪謀也師古曰卽下所謂作為姦詐以奪農時說曰木東方也於易地上

之木為觀師古曰坤下與土觀與為木故云地上之木也其於王事威儀容貌

亦可觀者也故行步有佩玉之度師古曰玉佩土有雙衡下有雙璜琚瑀以

雜之術牙珉珠以納其間右徵角而左宮羽進則掩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焉是為行步節度也璜音黃瑀

音居瑀音禹登車有和鸞之節師古曰和鈴也以金為珉音步干反

為鸞鳥而銜鈴焉施於鑣上田狩有三驅之制師古曰謂田獵

動皆有聲以為舒疾之節也飲食有享獻之禮師古曰

三驅也三驅之禮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也

食謂之享進爵於前謂之獻出入有名使民以時務在勸農桑謀在

安百姓如此則木得其性矣若廼田獵馳騁不反宮室

飲食沈酒不顧法度

師古曰沈酒謂溺於酒食酒音彌善反

妄興繇役以

奪民時作為姦詐以傷民財則木失其性矣蓋工匠之

為輪矢者多傷敗

如淳曰揉輪不曲矯矢不直也

及木為變怪

臣瓚曰梓柱更

生及變為人形是也是為木不曲直春秋成公十六年正月雨木

水劉歆以為上陽施不下通下陰施不上達故雨而木

為之冰霧氣寒木不曲直也劉向以為冰者陰之盛而

水滯者也木者少陽貴臣卿大夫之象也此人將有害

則陰氣脅木木先寒故得雨而冰也是時叔孫喬如出

奔公子偃誅死

師古曰叔孫喬如叔孫宣伯也通於宣公夫人穆姜謀欲作亂不克而出奔齊

公子偃宣公庶子成公弟也緣喬如之謀故見誅一日時晉執李孫行父又報

公此執辱之異

師古曰行父季文子也十六年秋公會晉侯于沙隨晉受喬如之譖而止公是

年九月又信喬如之譖而執行父也或曰今之長老名木冰為木介介者

甲甲兵象也是歲晉有鄆陵之戰楚王傷目而敗

師古曰晉

楚戰于鄆陵官鎡射恭王中自鄆陵鄭地屬常雨也

傳曰棄法律逐功臣殺太子以妾為妻則火不炎上說

曰火南方揚光輝為明者也其生王者南面鄉明而治

師古曰鄉讀曰嚮

書云知人則哲能官人

師古曰虞書咎繇謨之辭哲智也能知其

材則能官之所以為智也

故堯舜舉羣賢而命之朝

師古曰謂稷高以下

遠四

佞而放諸壘

師古曰四佞即四凶也遠離也壘古野字

孔子曰浸潤之譖膚

受之訴不行焉可謂明矣

師古曰浸潤言積漸也膚受謂初入皮膚以至骨髓也

賢佞分別官人有序帥由舊章師古曰帥循也敬重功勳殊別

適庶如此則火得其性矣若迺信道不篤或耀虛偽讒

夫昌邪勝正則火失其性矣自上而降及濫炎妄起師古

曰炎讀曰燄災宗廟燒宮館雖興師眾弗能救也是為火不

炎上春秋桓公十四年八月壬申御廩災董仲舒以為

先是四國共伐魯大破之於龍門韋昭曰魯郭門百姓傷者未

瘳怨咎未復而君臣俱惰內怠政事外侮四鄰非能保

守宗廟終其天年者也故天災御廩以戒之劉向以為

御廩夫人八妾所舂米之臧以奉宗廟者也師古曰一娶九女正

嫡一人餘者妾也故云八妾時夫人有淫行師古曰謂通於齊侯挾逆心師古曰謂

欲弑桓公天戒若曰夫人不可以奉宗廟桓不寤與夫人俱

會齊師古曰十八年春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也夫人譖桓公于齊

侯師古曰言世子同非吾子齊侯之子齊侯殺桓公師古曰齊侯享公公醉使公子彭生乘公

拉共幹而殺之公薨于車劉歆以為御廩公所親耕籍田以奉粢盛

者也師古曰黍稷曰粢在器曰盛也棄法度亾禮之應也嚴公二十年

夏齊大災師古曰嚴公謂莊公也避明帝諱故改曰嚴凡漢書載謚姓為嚴者皆類此劉向

以為齊桓好色聽女口以妾為妻適庶數更師古曰更改也桓公

之夫人三王姬徐贏蔡姬皆無子而桓公好內多寵內

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公子無虧即武孟也少衛

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葛贏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

牙有寵于衛恭姬因寺人貂以薦羞于公請立武孟公

許之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適讀曰嫡下亦同數音所

萬曆二十六年刊

三

角故致大災桓公不寤及死適庶分爭九月不得葬師古

曰魯僖十七年齊桓公卒易牙入因內寵以殺群吏立無虧孝公奔宋十八年齊立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遂

與宋人戰敗齊師於贏立孝公而還八月葬桓公是為過于九月乃得葬也公羊傳曰大災

疫也董仲舒以為魯夫人淫于齊齊桓姊妹不嫁者七

人國君民之父母夫婦生化之本本傷則末夭故天災

所予也李奇曰以為疫殺其民人釐公二十年五月乙巳西宮災師古

曰釐讀曰倍後皆類此穀梁以為愍公宮也以謚言之則若疏故

謂之西宮劉向以為釐立妾母為夫人以入宗廟師古曰倍

公之母謂成風也本非正嫡倍既為君而母遂同夫人禮文四年經書夫人風氏薨五年王使榮叔歸含且賜

是故天災愍宮若曰去其卑而親者將害宗廟之正禮也

師古曰愍公於公為弟故云卑董仲舒以為釐娶於楚而齊媵之脅

公使立以為夫人師古曰倍公初聘楚女為媵齊女為媵時齊先致其女齊魯使立為夫人

專地公羊西宮者小寢夫人之居也若曰妾何為此宮

殺梁傳誅去之意也以天災之故大之曰西宮也左氏以為西

宮者公宮也言西知有東東宮太子所居言宮舉區皆

災也宣公十六年夏成周宣榭火師古曰公羊經曰成周洛陽也榭者

所以減樂器宣其名也董仲舒割向以為十五年王札

子殺召伯毛伯師古曰王札子即召伯周二大夫也召天子捷也召伯毛

子不能誅天戒若曰不能行行政令何以禮樂為而減之

左氏經曰成周宣榭火人火也人曰火天火曰災榭

人曰火天火曰災榭

八年刊前美志上

者講武之坐屋成公三年二月甲子新官災穀梁以為

宣官不言謚恭也劉向以為時魯三桓子孫始執國政

宣公欲誅之恐不能使大夫公孫歸父如晉謀未反宣

公死三家譖歸父於成公成公父喪未葬聽讒而逐其

父之臣使奔齊師古曰三桓謂孟孫叔孫季孫三家俱歸父東門襄仲之

子也歸父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宣公謀而聘于晉欲

以晉人去之而宣公慶成公即位季文子及臧宣叔乃

逐東門氏歸父還後故天災宣官明不用父命之象也

一曰三家親而亡禮猶宣公殺子赤而立師古曰赤文

也宣公文公之庶子亡禮而相災宣官廟欲示去三

家也董仲舒以為成居喪亡哀感心數興兵戰伐師古

元年作丘平二年季孫行父帥師會晉欒克故天災其

父廟示失子道不能奉宗廟也一曰宣殺君而立不當

列於羣祖也襄公九年春宋災劉向以為先是宋公聽

讒逐其大夫華弱出奔魯師古曰華弱華弱之孫也與

逐之以弓結弱于朝平公怒左氏傳曰宋災樂喜為司

城師士曰司城李可也師古曰司城李可也先使火所未望微小屋師古

日悉火師古曰大屋難金大屋師古曰大屋難備水師古曰

草籠也讀頭本同葦所以具綆缶師古曰綆汲索

器師古曰蓋甕之屬也許氏說文蓄水潦積土塗師古

行潦也蓄謂蓄蓄謂繕守備師古曰繕謂補修之也



定歲 乘火道師古曰火之所起也儲 正徒師古曰儲也

也音反郊保之民使奔火所師古曰郊保之人謂奔火所其

也又飭眾官各盡其職師古曰飭讀與救同晉侯聞之問士弱曰

師古曰士弱晉 宋災於是乎知有 天道何故對曰古之

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味以出入 火師古曰味音竹救反是故味

為鷄火心為大火陶唐氏之火正 閼伯居商丘祀大火

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商主火 火商人閼其既敗之

釁必始於火是以知有天道公曰 可必乎對曰在道國

亂亡象不可知也韋昭曰大亂之諸說曰古之火正謂

火官也掌祭火星行火政季春昏 心星出東方而味七

星○宋祁曰味鳥首正在南方則用火季秋星入則止

火以順天時救民疾帝嚳則有祝 融堯時有閼伯民賴

其德死則以為火祖配祭火星故 曰或食於心或食於

味也相土商祖契之曾孫師古曰契讀曰契音先列反

籍相土即高之孫今代閼伯後主 火星宋其後也世司

其占故先知火災賢君見變能修 道以除凶亂君亡象

天不謹告故不可必也三十年五 月甲午宋災董仲舒

以為伯姬如宋五年宋恭公卒師古曰伯姬魯宣公女

十五年而宋公卒今云伯姬幽居 守節三十餘年又夏

傷國家之患禍積陰生陽故火生 災也劉向以為先是

嘉靖八年刊 一 則莫心

宋公聽讒而殺太子廕師古曰廕宋平公太子也寺人

平公殺之事在襄二十六年廕青在戈反應火木炎上之罰也左氏傳昭公

六年六月丙戌鄭災是春三月郟人鑄刑書士文伯曰

火見鄭其火乎師古曰士文伯火未出而作火以鑄刑

器藏爭辟焉師古曰鑄刑於鼎故稱刑火而象之不火

何為說曰火星出於周五月而鄭以三月作火鑄鼎刻

刑辟書以為民約是為刑器爭辟故火星出與五行之

火爭明為災其象然也又棄法律之占也不書於經時

不告魯也九年首及四月陳火董仲舒以為陳夏徵舒殺

君楚嚴王託欲害而陳討賊陳國關門而待之至因滅陳

師古曰夏徵舒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遂入陳殺夏徵舒

九年夏徵舒事在宣公十一年。劉放曰予按

矣仲舒之陳臣子尤毒恨甚極陰生陽

故致火災

曰招招禍宮館者略之也八年十月壬午楚師滅陳

事不因其

曰莊王春秋不與變夷流

中國故

中夏左氏經曰陳災傳曰鄭裨竈曰五年陳糴後封

曰裨竈五十二年而遂亡子產問其故對曰陳木腐

嘉靖八年

也火水起也而楚所相也今火出而火陳逐楚而建康也妃以五

有之天之本也今茲也說曰頡頏以水王陳其族也阿古曰陳

宗得其宗本也今茲而昌故自五年陳將復封楚之先為火正族

曰楚所相也天以一生水地以二生火天以三生木地

以四生金天以五生土五位皆以五而合而陰陽易位

故曰妃以五成然則水之大數六火七木八金九土十

故水以天一為火二壯木以天三為土十壯土以天五

為水六壯火以天七為金四壯金以天九為木八壯陽

奇為牡陰耦為妃故曰水火之牡也火水妃也於易坎

為水為中男離為火為中女蓋取諸此也自大梁四歲

而及鶉火四周四十八歲凡五及鶉火五十二年而陳

卒亡火盛冰衰故曰天之道也哀公十七年七月己卯

楚滅陳昭十八年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董仲舒以為

象王室將亂天下莫救故災四國言亡四方也天宋衛

陳鄭之君皆荒淫於樂不恤國政與周室同行陽災節

則火災出是以同日災也劉向以為宋陳王者之後

日本出股陳胡公衛鄭周同姓也阿古曰陳

本出股陳胡公衛鄭周同姓也阿古曰陳

時周景王老劉子單子事王子阿古曰陳

阿古曰陳

阿古曰陳

公也平王太子也晉周尹氏召伯毛伯襄王

也師古曰也師古曰也師古曰也師古曰

是之出也及宋衛陳鄭亦皆外附於楚七

尊周室之心後三年景王崩王室亂故天災四國天戒

若曰不救周反從楚廢世子立不正以害王室明同辜

也定公二年五月雉門及兩觀災師古曰雉門公宮董

仲舒劉向以為此皆奢僭過度者也先是季氏逐昭公

昭公死于外師古曰謂定公即位既不能誅季氏又用

其邪說淫於女樂而退孔子天戒若曰去高顯而奢僭

者一曰門闕號令所由出也今舍大聖而縱有臯亡以

出號令矣京房易傳曰君不思道厥妖火燒宮哀公三

年五月辛卯桓釐宮災董仲舒劉向以為此二宮不當

立違禮者也哀公又以季氏之故不用孔子孔子在陳

聞魯災曰其桓釐之宮乎以為桓季氏之所出釐使季

氏世卿者也四年六月辛丑亳社災師古曰亳董仲舒

劉向以為亡國之社所以為戒也師古曰存其社者以

也亡天戒若曰國將危亡不用戒矣春秋火災屢於定哀

之間不用聖人而縱驕臣將以亡國不明甚也一曰天

生孔子非為定哀也蓋失禮不明火災應之自然象也

高后元年五月丙申趙叢臺災劉向以為是時呂氏女

順治十六年刊 竹葉志七 上

為趙王后嫉妒將為讒口以害趙王主不寤焉卒見幽

殺惠帝四年十月乙亥未央宮凌室災師古曰滅水之室也丙子

織室災師古曰織作之室也劉向以為元年呂太后殺趙王如意

殘戮其母戚夫是歲十月壬寅太后立帝姊魯元公

主女為皇后其乙亥凌室災明日織室災凌室所以供

養飲食織室所以奉宗廟衣服與春秋御廩同義天戒

若曰皇后亡奉宗廟之德將絕祭祀其後皇后亡子後

宮美人有男太后使皇后名之而殺其母惠帝崩嗣子

立有怨言太后廢之更立呂氏子弘為少帝賴大臣共

誅諸呂而立文帝惠后幽廢文帝七年六月癸酉未央

宮東闕梁恩災師古曰梁恩闕之屏也劉向以為東闕所以朝諸

侯之門也梁恩在其外諸侯之象也漢興大封諸侯王

連城數十文帝即位賈誼等以為違古制度必將叛逆

先是濟北淮南王皆謀反其後吳楚七國舉兵而誅景

帝中五年八月己酉未央宮東闕災先是栗太子廢為

臨江王師古曰景帝太子栗姬所生謂之栗太子以罪微詣中尉自殺丞相

絳侯同亞夫以不合旨稱疾免後二年下獄死武帝建

元六年六月丁酉遼東高廟災四月壬子高園便殿大

董仲舒對曰春秋之道舉往以明來是故天下有物視

春秋所舉與同北者師古曰比類也音必寐反精微眇以存其意通

倫類以貫其理天地之變國家之事粲然皆見亡所疑

矣按春秋魯定公哀公時季氏之惡已孰師古曰孰成也而孔

子之聖方盛夫以盛聖而易孰惡季孫雖重魯君雖輕

其孰可成也故定公二年五月兩觀災兩觀僭禮之物

師古曰而觀天子之制也天災之者若曰僭禮之物可以去也先畢

徵而後告可去此天意也定公不知省至哀公三年五

月桓宮釐宮災二者同事所為一也若曰燔之而去不

義云爾哀公未能見故四年六月亳社災兩觀桓釐廟

亳社四者皆不當立天皆燔其不當立者以示魯欲其

去亂臣而用聖人也季氏亡道久矣前是天不見災者

魯未有賢聖臣雖欲去季孫其力不能昭公是也師古曰

是謂此時之前也見昭示也音胡電反以下並同至定哀迺見之其時可也不

時不見天之道也今高廟不當居遼東高園殿不當居

陵旁於禮亦不當立與魯所災同其不當立久矣至於

陛下時天迺災之者殆亦其時可也昔秦受亡周之敝

而亡以化之漢受亡秦之敝又亡以化之夫繼二敝之

後承其下流兼受其艱難治甚矣師古曰猥積也謂積敝也又多况

弟親戚骨肉之連驕揚奢侈師古曰揚謂張大也恣睢者衆履

曰自恣意怒貌也師所謂重難之時者也陛下正當大

古曰雖言呼季反敝之後又遭重難之時甚可憂也故天災若誥陛下當

憂也故天災若誥陛下當

今之世雖敝而重難非以太平至公不能治也視親戚  
貴屬在諸侯遠正最甚者忍而誅之師古曰遠離也如  
吾燔遼東高廟迺可視近臣在國中處旁仄及貴而不  
正者忍而誅之如吾燔高園敝迺可云爾在外而不正  
者雖貴如高廟猶災燔之況諸侯乎在內不正者雖貴  
如高園殿猶燔災之況大臣乎此天意也臯在外者天  
災外臯在內者天災內燔甚臯當重燔簡臯當輕承天  
意之道也先是淮南王安入朝始與帝舅太尉武安侯  
田蚡有逆言其後膠西于王趙敬肅王常山憲王皆數  
犯法或至夷滅人家棄骸二千石而淮南衡山王遂誅

反膠東江都王皆知其謀陰治兵弩欲以應之則元朔  
六年迺發覺而伏辜時田蚡已死不及誅上思仲舒前

言使仲舒弟子呂步舒持斧鉞治淮南獄以春秋誼顯

斷於外不請師古曰顯與專同既還奏事上皆是之太

初元年十一月乙酉未央宮柏梁臺災先是大風發其

屋夏侯始昌先言其災日後有江充巫蠱衛太子事征

和二年春涿郡鐵官鑄鐵鐵銷皆非上去○宋初曰鐵

此火爲變使之然也其三月涿郡太守劉屈釐爲丞相

後月巫蠱事興帝女諸邑公主陽石公主師古曰諸琅

上所食曰邑侯謂之諸邑丞相公孫賀子太僕敬聲平

陽侯曹宗等皆下獄死七月使者江充掘蠱太子宮太

子與母皇后議恐不能自明乃殺充舉兵與丞相劉屈

釐戰死者數萬人太子敗走至湖自殺師古曰湖縣名也即今關鄉湖

城二縣界明年屈釐復坐祝釐要斬師古曰釐也妻梟首也成

帝河平二年正月沛郡鐵官鑄鐵鐵不下宋初曰作錢錢不下

隆隆如雷聲又如鼓音二十三人驚走音止還是地地

陷數尺鑪分為十一鑪中銷鐵散如流星皆上去與征

和二年同象其夏帝舅五人封列侯號五侯師古曰譚商音根逢

時凡五人元舅王鳳為大司馬大將軍秉政後二年丞相王

商與鳳有隙鳳譖之免官自殺明年京兆尹上章訟商

忠直言鳳顯權鳳誣章以大逆梟下獄死妻子徙合浦

後許皇后坐巫蠱廢而趙飛燕為皇后妹為昭儀賊害

皇子成帝遂亡嗣皇后昭儀皆伏辜一曰鐵飛屬金不

從革昭帝元鳳元年燕城南門災劉向以為時燕王使

邪臣通於漢為讒賊謀逆亂南門者通漢道也天戒若

曰邪臣往來為姦讒於漢絕亡之道也燕王不寤卒伏

其辜元鳳四年五月丁丑孝文廟正殿災劉向以為孝

文太宗之君與成周宣榭火同義先是皇后父車騎將

軍上官安安父左將軍桀謀為逆大將軍霍光誅之皇

后以光外孫年少不知居位如故光欲后有子因上侍



疾醫言禁內後宮皆不得進  
而立十三年而昭帝崩遂絕  
繼嗣光執朝政猶周公之

攝也是歲正月上加元服謂師  
冠也通詩尚書有明愆之

性先亡周公之德秉政九年  
又於周公上既已冠而不

歸政將為國害故正月加元  
服五月而災見古之廟皆

在城中孝文廟始出居外天  
戒若曰去貴而不正者宣

帝既立光猶攝政驕溢過制  
至妻顯殺許皇后光聞而

不討後遂誅滅宣帝甘露元  
年四月丙申中山太上皇

廟災甲辰孝文廟災元帝初  
元三年四月乙未孝武園

白鶴館災劉向以為先是前  
將軍蕭望之光祿大夫周

堪輔政為佞臣石顯許章等  
所譖望之自殺堪廢黜明

年白鶴館災園中五里馳逐  
走馬之館師古曰五里者

不當在山陵昭穆之地天戒  
若曰去貴近逸遊不正之

臣將害忠良後章坐走馬上  
林下烽馳逐免官孟康曰

林苑下舉火馳射也烽或作  
冠首曰烽競走曰逐師古曰

甲戌孝宣杜陵園東闕南方  
災劉向以為先是上復徵

用周堪為光祿勳及堪弟子  
張猛為太中大夫石顯等

復譖毀之皆出外遷是歲上  
復徵堪領尚書猛給事中

石顯等終欲害之園陵小於  
朝廷闕在司馬門中內臣

曰去法令內臣親而貴者必為國害後堪希得進見因顯言事事決顯口堪病不能言顯誣告張猛自殺於舍

車成帝即位顯卒伏辜成帝建始元年正月乙丑皇考廟災初宣帝為昭帝後而立父廟於禮不正是時大將

軍王鳳顯權擅朝甚於田蚡將害國家故天於元年正月而見象也其後寤盛五將世權遂以亡道孟康曰謂王五大司

馬也師古曰謂鳳音商根莽也鴻嘉三年八月乙卯孝景廟北闕災十一月甲寅許皇后廢永始元年正月癸丑大官凌室災

戊午戾后園南闕災是時趙飛燕大幸許后既廢上將立之故天見象於凌室與惠帝四年同應戾后衛太子

妾遭巫蠱之既宣帝既立追加尊號於禮不正又戾后起於微賤與趙氏同應天戒若曰微賤亡德之人不可

以奉宗廟將絕祭祀有凶惡之既至其六月丙寅趙皇后遂立姊妹驕妒賊害皇子卒皆受誅永始四年四月

癸未長樂宮臨華殿及未央宮東司馬門災六月甲午孝文霸陵園東闕南

方災長樂宮成帝母王太后之所居也未央宮帝所居也霸陵太宗盛德園也是時太后

三弟相續秉政師古曰謂陽平侯鳳安陽侯舉宗居位

充塞朝廷兩宮親屬師古曰謂太后家王氏將害國家

成都侯商薨弟曲陽侯根代為大

嘉靖八年

司馬秉政後四年被  
覆國焉哀帝建元三  
母傳太后之所居也  
大臣孔光師丹等  
尊號後三年帝崩傳  
高皇帝原廟殿門災  
中後以叔孫通議復  
時平帝幼成帝母王  
高祖宗廟也師古曰禮  
也音火故天象見也其冬平帝崩明年  
莽居攝因以篡國後卒夷滅

傳曰治宮室飾臺榭  
則稼穡不成說曰土  
事宮室夫婦親屬亦  
小高卑有制后夫人  
幼有序孔子曰禮與  
于寡妻此聖人之所  
若迺奢淫驕慢則土  
不孰是為稼穡不成  
仲舒以為夫人哀姜  
水也劉向以為水旱  
當書不書水旱而曰大亡麥禾者

師古曰臺內淫亂犯親感侮父兄  
榭室曰榭中央生萬物者也其於王者為內  
相生者也古者天子諸侯宮廟大  
勝妾多少進退有度九族親疏長  
其奢也寧儉故禹卑宮室文王刑  
以昭教化也如此則土得其性矣  
失其性有水旱之災而草木百穀  
嚴公二十八年冬大水亡麥禾董  
淫亂師古曰哀姜莊  
公夫人齊女也逆陰氣

士氣不養稼穡不成者也是時夫人淫於二叔内外亡

別師古曰二叔謂莊公又因凶飢一年而三築臺師古曰謂

三十一一年春築臺于師古曰謂子般故應是而稼穡不

成飾臺榭内淫亂之罰云遂不改寤四年而死師古曰

十二年薨距大水既流二世師古曰謂子般奢淫之患

也無麥禾凡四歲也

傳曰好戰攻輕百姓飾城郭侵邊境則金不從革說曰

金西方萬物既成殺氣之始也故立秋而鷹隼擊秋分

而微霜降其於王事出軍行師把旄杖鉞誓士衆抗威

武所以征畔逆止暴亂也詩云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師古曰

曰商頌長發之詩也虔固也美殷湯與師出又曰載

戢干戈載櫜弓矢師古曰周頌時邁之詩也戢聚也

而韜動靜應誼說以犯難民忘其死師古曰言以

難如此則金得其性矣

若迺貪欲恣睢務立威勝不重民命則金失其性蓋工

冶鑄金鐵金鐵冰滯涸堅不成者衆師古曰涸音與西

音疑及為變怪是為金不從革左氏傳曰昭公八年春

石言於晉晉平公問於師曠師曠對曰石不能言

神或馮焉作事不時師古曰謂痛然則有

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怨譴並興莫信

其性師古曰信猶保也性生也一說石之言不亦宜乎

於是晉侯方築鹿臺之師古曰鹿臺在鹿檉向曰

君子之言信而有徵師古曰叔大夫羊舌劉歆以為金石同

類是為金不從華失其性也劉向以為石白色為主屬

白祥成帝鴻嘉三年五月乙亥天水冀南山大石鳴師古

曰天水之冀聲隆隆如雷有頃止聞平襄二百四十里

冀南山也石長丈三尺廣厚略等師古曰廣

其厚皆旁著岸脅去地二百餘丈民俗名曰石鼓石鼓

鳴有兵是歲廣漢鉗子謀攻牢師古曰鉗子謂鉗徒篡

死梟囚鄭躬等盜庫兵劫略吏民衣繡衣首號曰山君

黨與浸廣明年冬廼伏誅自歸者二千餘人後四年尉

氏樊並等謀反殺陳留太守嚴普自稱將軍山陽亡徒

蘇令等黨與數百人盜取庫兵經歷郡國四十餘皆踰

年廼伏誅是時起昌陵作者數萬人徙郡國吏民五千

餘戶以奉陵邑作治五年不成乃罷昌陵還徙家師古曰初

徙人陪昌陵者石鳴與師古曰石鳴與晉石言同應師曠所謂民力彫

盡傳云輕百姓者也師古曰祁離宮去絳都四十里昌陵亦

在郊塋皆與城郭同師古曰城郭屬金宮室屬土界內之別

云聖人無心師古曰

傳曰簡宗廟不禱祠奉祭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說曰

嘉靖八年刊

水北方終藏萬壽者也其於人道命終而形藏精神族  
越聖人爲之宗廟以收魂氣春秋祭祀以終孝道王者  
即位必郊祀天地禱祈神祇望秩山川懷柔百神亡不  
宗事師古曰懷柔也柔安也謂招來也宗尊也慎其齋戒致其康  
敬鬼神歆饗多獲福助此聖王所以順事陰氣和神人  
也至發號施令亦奉天時十二月咸得其氣則陰陽調  
而終始成如此則水得其性矣若逆不敬鬼神政令逆  
時則水失其性霧水暴出百川逆溢壞鄉邑溺人民及  
淫雨傷稼穡是爲水不潤下京房易傳曰顛事有知誅  
罰絕理厥災水其水也雨殺人以隕霜大風天黃飢而

不損茲謂泰厥災水水殺人辟遇有德茲謂狂應劭曰

也有德者雍遇不見用也厥災水水流殺人已水則地生蟲歸獄不

解茲謂追非李奇曰歸罪過於民不罪已也張晏曰謂

遂非厥水寒殺人追誅不解茲謂不理厥水五穀不收

大敗不解茲謂皆陰解舍也王者於大敗誅首惡赦其

衆不則皆函陰氣師古曰函讀與含同厥水流入國邑隕霜殺穀

穀當曰菽桓公元年秋大水董仲舒劉向以爲桓弑兄

隱公民臣痛隱而賤桓後宋督弑其君師古曰宋華父督爲太宰弑殤

公事在桓諸侯會將討之師古曰謂齊陳鄭也桓受宋賂而歸師古曰

曰謂部又背宋諸侯由是伐魯仍交兵結讎伏尸流血

百姓愈怨師古曰桓會宋公者五與宋公燕人盟已而背盟伐宋宋公燕人怨而來助齊衛助之桓

公懼而會紀侯鄭伯及四國之師大戰故十三年夏復大水一日夫人驕

淫將弑君陰氣盛桓不寤卒弑死劉歆以為桓易許田

不祀周公師古曰許田魯朝宿之邑而有周公別廟桓既篡位遂以許田與鄭而取鄭之祊田故云

不祀廢祭祀之罰也嚴公七年秋大水亡麥苗董仲舒

劉向以為嚴母文姜與兄齊襄公淫共殺桓公嚴釋父

讎復取齊女未入先與之淫一年再出會於道逆亂臣

下賤之之應也十一年秋宋大水董仲舒以為時魯宋

比年為乘丘鄆之戰師古曰比年頻年也莊十年公敗宋師于乘丘十一年公敗宋師于鄆

百姓愁怨陰氣盛故二國俱水劉向以

為時宋愍公驕慢及睹災不改明年與其臣宋萬博戲婦

太在側矜而罵禹萬殺公之應師古曰萬宋大夫也戰

夫美與愍公博婦人在側萬曰甚美天不弔諸侯宜為君者唯魯能

言顧曰此虜也一謂虜焉知魯侯之萬怒搏之公絕其脰而死事在莊二十四年

大水董仲舒以為夫人哀姜淫亂不婦陰氣盛也劉向

以為哀姜初入公使大夫宗婦見用幣師古曰宗婦月

妻及宗婦見夫人者謂今義幣是踰禮也又淫於二叔公弗能禁臣下賤之

於是歲明年仍大水劉歆以為先是嚴飾宗廟刻捕丹

楹以奉夫人臣贊曰捕棟也章昭曰楹柱也師古曰

簡宗廟之罰也宣公十年秋大水劉董仲舒

可美志三十一

舒以為時比伐邾邾邑師古曰比邾也九年秋取邾

也十年公孫歸父帥師亦見報復兵讎連百姓愁怨

劉向以為宣公殺子赤而立子赤齊出也

氏大夫歸齊齊人皆獲濟西田賂齊

平州以定其位元年六月齊人邾子矧亦齊出也

曰獲且邾文公之子邾定公也亦余而宣比與邾交

兵師古曰臣下懼齊之威創邾之既皆賤公

行而非其正也成公五年秋太冰董仲舒劉向以為時

成幼弱政在大夫前此一年再用師師古曰成三年春

齊齊伯伐邾秋叔孫明年復城邾以疆私家

仲孫蕙叔孫如顓會宋晉陰勝陽

五年春仲孫蕙如宋夏叔孫僑如會襄公二十

四年秋大水董仲舒為先是一年齊伐晉襄使大夫

帥師救晉師古曰襄二十三年秋齊伐衛遂伐後又侵

齊師古曰二十四年國小兵弱數敵疆大百姓愁怨陰

氣盛劉向以為先是襄慢鄰國是以邾伐其南

邾人伐我齊伐其北師古曰十六年齊莒伐其東師古曰

二年人伐百姓騷動後又仍犯疆齊也師古曰十八

宋公衛侯鄭伯同國齊二吉三年大水饑穀不成其災

甚也高后三年夏漢中南水大水水出流四千餘家四



年秋河南大水伊雒流千六百餘家汝水流八百餘家

八年夏漢中南郡水復出流六千餘家南陽沔水流萬

餘家師古曰沔漢水之上也音彌善反是時女主獨治諸呂相王文帝

後二年秋大雨晝夜不絕三十五日蓋田山水出流九

百餘家燕壤民室八千餘所獲二百餘人先是趙人新

垣平以望氣得幸為上立渭陽五帝廟欲出周鼎以夏

四月郊見上帝歲餘懼誅謀為逆發覺要斬夷三族是

比再遣公主配師古曰高祖使劉敬厚奉宗室女翁主為冒

頓單于賜民百金死于初立文帝後遣宗人女為單于匈奴愈驕侵犯北

邊殺略多至萬餘人漢連軍征討戍邊元帝永光五

年夏及秋大水潁川汝南淮陽廬江兩壤鄉聚民舍及

水流殺人先是一年有司奏罷郡國廟是歲又定迭毀

師古曰親盡則毀故云迭毀事在章玄成傳罷太上皇孝惠帝寢廟皆無復

修通儒以為違古制刑臣石顯用事師古曰石顯宦成者故曰刑臣

帝建始三年夏大水三輔霖雨三十餘日郡國十九雨

山谷水出凡殺四千餘人壞官寺民舍八萬三千餘所

元年有司奏徙甘泉泰畤河東后土于長安南北郊二

年又罷雍五畤郡國諸舊祀凡六所

五行志第七上終

前漢書二十七

五石志第廿七卷

示平

山谷水出

亦雲然

一補霖雨二十餘日

亦雲然

亦雲然

亦雲然

亦雲然



